

凱旋歸于聖靈性導師和主高冉嘎
(sri sri guru-gaurangau jayatah)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

Sri Prema-samputa

超然純愛寶盒

譯自

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杰
的印地語版本

高迪亞•韋丹塔出版社





獻給我的聖師

聖高迪亞•韋丹塔雄獅般的典範師

已經進入永恒逍遙時光的

噢姆•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破除物質欲望的

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杰

çré gauðéya-vedänta-äcärya-kesaré nitya-lälä-praviñña

oà viññepäda añöottara-çata

çré Çrémad Bhakti Prajñäna keÇava Gosvämé mahäräja

源自主奎師那•柴坦亞•瑪哈帕布

(Sri Krsna Caitanya Maharabhu)

奉獻者師徒傳系 (Bhagavat-Parampara) 第十代傳人之冠杰

及分會遍布世界之聖高迪亞•韋丹塔修會 (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 的創建者

感謝

翻譯：

巴佳-孫達蕊•達西， 姍緹•達西

翻譯顧問：

施瑞帕•巴克提韋丹塔•瑪達瓦•瑪哈拉杰， 阿瑪拉-奎師那•
達斯， 瑪達瓦-普瑞亞•達斯， 施瑞瑪緹•烏瑪•迪迪， 普爾
尼瑪•達西

編輯：

施瑞帕•巴克提韋丹塔•奈米•瑪哈拉杰， 外嘉燕緹-瑪拉•達
西， 維施努•普瑞亞•達西

編輯輸入：

孫達爾•高帕勒•達斯， 夏瑪拉妮•達西

英語校對：

刊塔•達西， 奎師那-瓦拉巴•達西

印地語翻譯精校：

穆琨達•達塔•達斯

排版與封面設計：

奎師那-卡倫亞•達斯

封面插圖：

夏瑪拉妮•達西

序言

(印地語版本)

能夠向忠實的讀者呈獻《超然純愛寶盒*Cré Prema-sampuōa*》的印地語版本，今天我極為欣喜。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中的瑰冠寶石，極為尊貴的導師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他以言簡意賅的語言，高超地創作了這篇無與倫比的敘事詩。

有一次，主奎師那喬裝成仙女，來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面前，默然站立。目睹這位仙女令人難以置信的美麗，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充滿喜樂，她熱切渴望成為這少女的朋友。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問了女孩幾個問題，但她不予作答。

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思量這美麗的女孩可能生病了，因為這個緣故，她才不跟她講話。儘管如此，茹阿迪卡仍然執意與少女努力溝通，最終少女說話了。她說：“我在天堂星球聽聞妳的榮耀，因此來到這個地球與你見面。在我到達之時，目睹了主奎師那在溫達文的笛子榕樹(Vamsivata，灣西瓦塔)上演的茹阿莎逍遙時光(rasa-lila)。因為某些原因，你離開舞會進入森林，主奎師那拋下其他所有牧牛姑娘去追你。與你待了段時間後，祂消失了。當祂也離開你之後，你開始痛哭。目睹你令人同情的境地，我對奎師那

很是憤怒。正是這個緣故，我現在來到你這裏。”喬裝的奎師那於是繼續描述了奎師那的很多缺點。

這仙女說道：“沒錯，主奎師那具備所有好品質，但祂有一項壞品質，這壞品質摧毀了所有的好品質。妳，施瑞•茹阿妲，離開了一切—妳的父親、母親、兄弟、朋友、丈夫、社會、端莊以及長輩的訓令——一切一切，那麼妳便可以愛奎師那。但祂對你如此冷酷，拋下你消失了。我無法理解此事。以我的意見，你不應當愛祂，因為你若愛祂，未來將充滿痛苦。”

這番言語促使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對少女解釋了純愛（prema）的本質。這番解釋正是《超然純愛寶盒 *Cré Prema-sampuöa*》一書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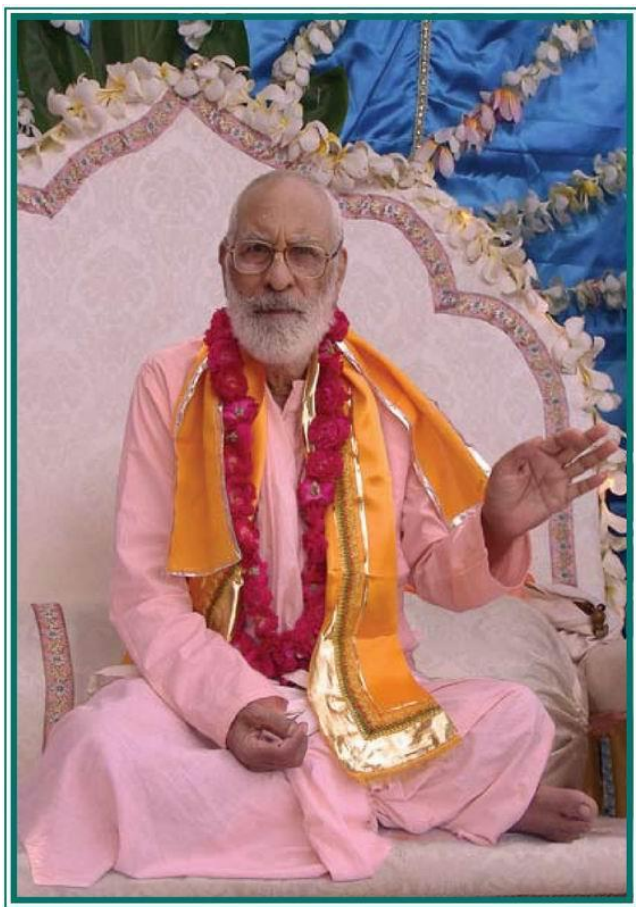
*Sampuöa*表示“一個不被人們發現，小心收藏珍貴珠寶和其它寶石的地方”。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揭示了聖茹阿妲內心最崇高輝煌的純愛（unnata-ujjala prema），這種純愛被比作寶盒，並以這本書為形式的盒子保護它。因此，這本書的名字是《超然純愛寶盒》。聖茹阿妲在下列兩個詩節中描述了她的純愛：

*ekätmanéha rasapürëatame 'tyagädhe
ekäsusaigrathitam eva tanudvayaà nau
kasyiàçcidekasaraséva cakäsade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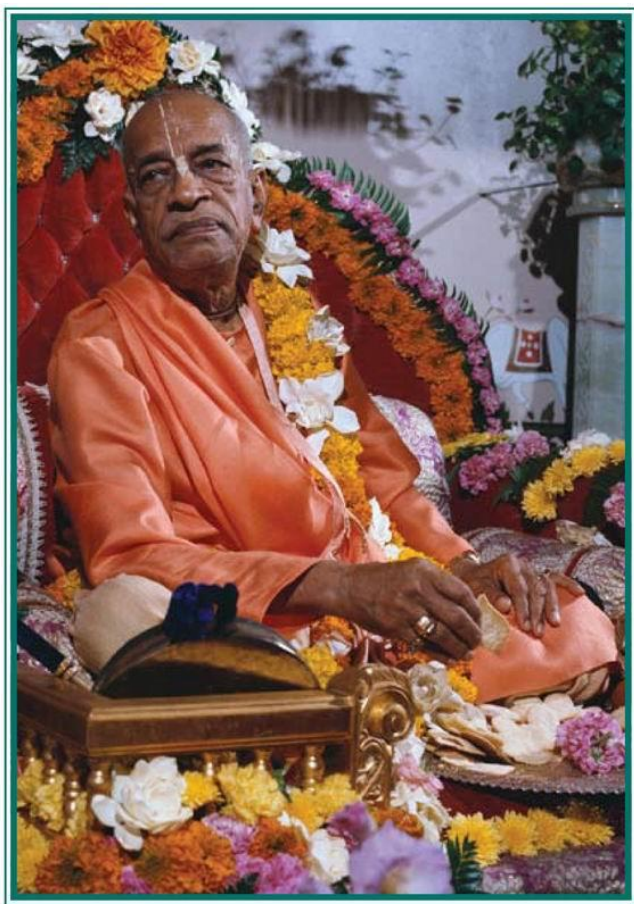
nālotthamabjayugalaà khalu nélapétam

*yat snehapürabhâtabhâjanaräjitaika-
varttyagravarttyamaladépayugaà cakāsti
taccetaretaratamo 'panudat parokña-
mānandayedakhilapärçvagatäu sadälè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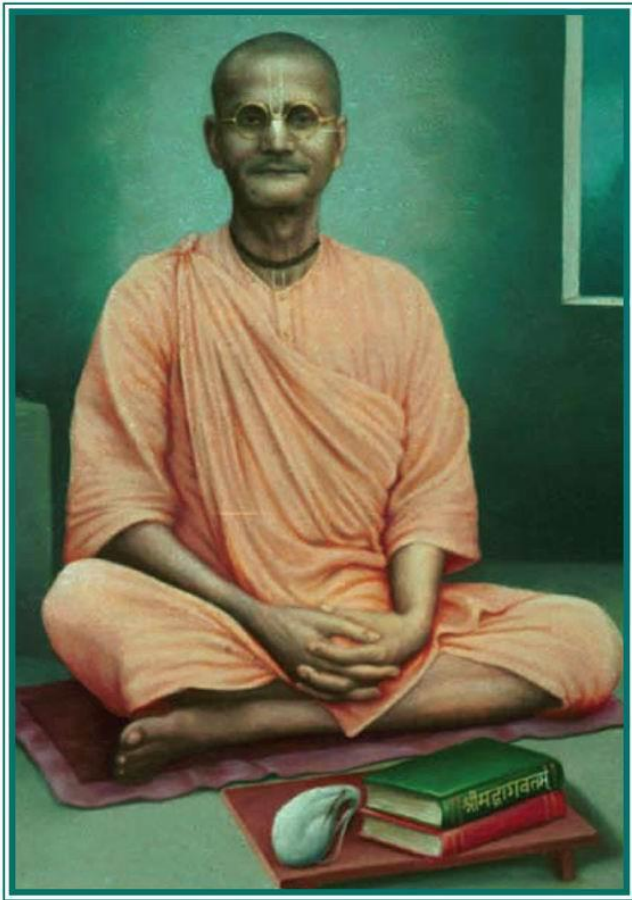
施瑞•茹阿姐的身體和施瑞•奎師那的身體是各自分開的，但祂們本質（*svarupa*）上并無不同。施瑞•奎師那天性喜樂（*ananda*），施瑞•茹阿姐天性快樂（*hladini*）。根據韋達真理，能量（*sakti*）和能量的擁有者（*saktiman*）無異無別：*çakti-çaktimatorabhedaù*。儘管人格（*svarupa*）和人格能量（*sakti*）二者沒有不同，但是當品味這些超然逍遙時光時，二者顯然各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在某些方面而言，二者不盡相同。



噢姆 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至尊天鵝，雲游四海的典範師
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那•
哥斯瓦米•瑪哈拉杰



進入永恒逍遙時光的，噢姆 維施努蓮花足下的
聖施瑞瑪•巴克提韋丹塔•斯瓦米•
哥斯瓦米•瑪哈拉杰



進入永恒逍遙時光的，噢姆 維施努蓮花足下的
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那•凱薩瓦•
哥斯瓦米•瑪哈拉杰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生平記事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顯現于西孟加拉，納迪亞地區，茹阿迪亞社區的一個婆羅門家庭。他以哈利-瓦拉巴的名字而著稱，他有兩個哥哥，茹阿瑪巴卓和茹阿古納特。童年時，他在戴瓦卦瑪村完成了語法學習。接著在穆西達巴地區的賽答巴達村，他靈性導師的家裏學習奉愛經典。居住在賽答巴達村時，他寫下了

《*Bhakti-rasāmāta-sindu-bindu*》《*Ujjvala-nélamaëikiraëa*》和《*Bhägavatāmāta-kaëä*》。不久，他棄絕家居生活，前往溫達文，在那裏他寫了更多其它書籍和評論。

在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和巴佳六哥斯瓦米隱迹之後，純粹奉愛的洪流通過三位偉大人物的影響力繼續湧流，這三位偉大人物是：施瑞尼瓦薩•阿查爾亞，聖納柔塔瑪•塔庫和聖夏瑪南達•帕布。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是來自聖納柔塔瑪•塔庫師徒傳系上的第四人。

聖納柔塔瑪•塔庫的門徒，聖甘嘎-納拉央那•查誇瓦提•瑪哈薩亞，居住在穆西達巴地區的巴魯插爾•甘碧拉。他有個女兒，名叫維施努普瑞亞，膝下無子，因此收養了奉獻者奎師那-查茹阿那。奎師那-查茹阿那是聖納柔塔瑪•塔庫另一位門徒—茹阿瑪奎師那•巴塔查爾亞的小兒子，他

來自瓦仁卓（Varendra）的婆羅門社區。聖奎師那-查茹阿那的門徒是茹阿姐-茹阿瑪那•查誇瓦提，即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靈性導師。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在《Sārārtha-darçiné》，即他的《聖典博伽瓦譚》評論中，在描述奎師那茹阿莎之舞的五個章節（Rāsapañcādhyāya）的開頭，他寫了如下詩節：

*çré-räma-kåñëa-gaigä-caraëännatvä gurünuru-premnaù
çréla-narottama-nätha çré-gauräiga-prabhuà naumi*

這裏，“Çré Räma”指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靈性導師，聖茹阿姐-茹阿瑪那；“Kåñëa”指他的靈性祖師，聖奎師那-查茹阿那；“Gaigä-caraëa”指他的靈性曾祖師，聖甘嘎-查茹阿那；“Narottama”指他的靈性曾曾祖師，聖納柔塔瑪•塔庫；詞語“natha”指聖納柔塔瑪•塔庫的靈性導師，聖樓卡那特•哥斯瓦米。他以這種方式頂拜他師徒傳系內的所有人，上至聖瑪哈帕布。

駁斥杜撰的哲學學說

一次，黑瑪拉塔•塔庫拉妮的一位不友善的門徒，茹帕•卡

維拉杰杜撰了自己的一套學說，這套學說有悖于高迪亞外士那瓦哲學結論。他教導說，只有處於棄絕階層的人才可以擔任典範師之位，居士決不能。茹帕•卡維拉杰輕視跟隨規範奉愛修習之途（vidhi-mārga）的必要性，不守規矩和秩序混亂地宣揚自發吸引（raga-marga）。他的新學說宣稱能夠放棄聆聽和念誦修習，只通過憶念來修習自發奉愛。爲此，施瑞尼瓦薩•阿查爾亞博學的奉獻者女兒，黑瑪拉塔•塔庫拉妮，確認茹帕•卡維拉杰已被驅逐出高迪亞的外士那瓦社團。自那時起，高迪亞的奉獻者們就知道他是一位阿提巴迪atibadi【杜撰一己奉愛服務方法的十一個未經授權的濫情者團體的其中一員】。

幸運的是，當時有聖查誇瓦提•塔庫，他在對《聖典博伽瓦譚》第三篇的評論《Sārārtha-darśinē》中批駁了茹帕•卡維拉杰的虛假結論。聖查誇瓦提•塔庫態度明確地證實：典範師那具備資格的居士後裔，也可以成爲典範師。他說典範師那不稱職的家族後裔，出于對門徒和財富的貪婪，而沿襲“哥斯瓦米”頭銜，這既非正當，也與經典所言相悖。

主尼提安南達帕布之子維茹阿巴卓傳系上的居士門徒們，以及聖阿兌塔典範師那些不肖子的後代，均接受了“哥斯瓦米”頭銜，偉大的奉獻者典範師們認爲此舉不當。然而聖查誇瓦提•塔庫雖然擔任典範師，他本人却從來不使用“哥斯瓦米”頭銜，以此來教導現代典範師家族中愚蠢而不

够格的後裔。

老年時期，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大多數時間處於半意識或內在狀態，深深地沉醉于靈修。在那時候，高迪亞外士那瓦和支持主婚戀愛意逍遙學說的外士那瓦之間在齋普爾爆發了一場辯論。

反方陣營中的外士那瓦們（聖茹阿瑪努佳傳系的）誤導齋普爾的國王佳亞•星二世，令他相信經典不支持崇拜與主哥文達在一起的施瑞瑪緹•茹阿迪卡。他們的論點是，無論《聖典博伽瓦譚》還是《維施努往事書》，都沒有提及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她也從未按照韋達儀式嫁給奎師那。

反方外士那瓦們進一步提出反對，他們認為高迪亞的外士那瓦不屬於受認可的師徒傳系。自不可追憶之時，就有四個師徒傳系：施瑞傳系（Çré sampradäya），布茹阿瑪傳系（Brahma sampradäya），茹卓傳系（Rudra sampradäya）和薩那卡（庫瑪爾Kumära）傳系（Sanaka sampradäya）。在喀歷年代，這四個傳系的首要典範師分別是：聖茹阿瑪努佳（Çré Rämänuja），聖瑪德瓦（Çré Madhva），聖維施努斯瓦米（Çré Viñëusvämé）和聖寧巴迪提亞（Çré Nimbäditya）。茹阿瑪努佳奉獻者們說，高迪亞奉獻者在這四個傳系之外，因此沒有純粹的宗系，並且，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布茹阿瑪經》（亦稱為終極韋陀），他們無法跟隨真正的奉獻者師徒傳系。

佳亞•星王明白杰出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都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追隨者，于是召集他們前往齋普爾，接受聖茹阿瑪努佳外士那瓦的挑戰。年邁的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全然沉醉于專注於靈修的超然喜樂中，因此他委派學生聖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Çréla Baladeva Vidyābhūñaēa）在齋普爾聚會上發言。在韋陀結論的衆崇高教師中，聖維迪亞布善是最杰出的，因此，他被譽為高迪亞偉大奉獻者，韋陀結論之師及偉大導師，博學之士中的冠杰。他與聖查誇瓦提•塔庫的門徒聖奎師那戴瓦一起，前往齋普爾。

世襲的哥斯瓦米們已然忘却他們自己與瑪德瓦師徒傳系的關係，并且不尊重高迪亞外士那瓦的韋陀結論觀點。這對真正的高迪亞外士那瓦造成了很大干擾。但聖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用無可辯駁的邏輯，連同有力的經典證據證實了高迪亞傳系是來自聖瑪德瓦師傳系的一支純粹外士那瓦師徒傳系，稱為聖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外士那瓦師徒傳系（Çré Brahma-Madhva-Gauòéya-Vaiñēava sampradāya）。聖基瓦•哥斯瓦米，聖卡維•卡爾那浦爾和其他先前的典範師也都接受這點為事實。高迪亞的外士那瓦接受《聖典博伽瓦譚》為終極韋陀的真正評論。正因如此，高迪亞外士那瓦傳系中，無人再為終極韋陀另外著述評論。

喜樂能量 (*hlādiné-çakti*) 的化身，主奎師那永恒的心上人，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在不同的往事書中提及。《聖典博伽瓦譚》通篇，尤其是有關描述主溫達文逍遙時光的第十篇，間接或零散地提及了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唯有熟知經典結論、品味超然喜悅而滿懷靈性情感的奉獻者能够明白這個機要秘密。

在齋普爾的博學者聚會之中，聖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駁倒了反方隊伍的論點和疑問，他的陳述令對方啞口無言。他確立高迪亞的外士那瓦是來自聖瑪德瓦師的師徒傳系。但是，對方不顧高迪亞的勝利，拒不接受高迪亞傳系為純粹的外士那瓦傳系，因為高迪亞傳系沒有為終極韋陀作注。因此，聖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創作了著名的高迪亞評論，《主哥文達論*Çré Govinda-bhāñya*》。在主哥文達的廟裏，再次開始崇拜主茹阿姐-哥文達，穩固地確立了聖布茹阿瑪-瑪德瓦-高迪亞-外士那瓦師徒傳系 (*Çré Brahma-Madhva-Gauḍeya-Vaiñēava sampradāya*) 的合法性。

唯有在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授權之下，聖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才能寫出《主哥文達論*Çré Govinda-bhāñya*》，并證實高迪亞外士那瓦與瑪德瓦師徒傳系的關係。對此應毫無疑問。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代表傳系而達成的這項成就，將以金漆字體載入高迪亞外士那瓦傳系的輝煌史冊。

確立卡瑪-嘎亞垂（*kāma-gāyatré*，超然純愛三讚）本體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在他的

《*Mantrārtha-dépikā*》書中，描述了一個特別事件。有一次，在閱讀《永恆的柴坦亞經》時，他突然看到一首詩（中篇逍遙 21.125），描述了卡瑪-嘎亞垂-曼陀的含義。

*kāma-gāyatré-mantra-rūpa, haya kãñëera svarūpa,
sārdha-cabbiça akñara tãra haya
se akñara 'candra' haya, kãñëe kari' udaya,
trijagat kailã kãmamaya*

卡瑪-嘎亞垂等同於主奎師那。在這個曼陀之王中，有二十四個半音節，每個音節都是一輪滿月。這些月亮聚集起來，使得主奎師那這輪明月冉冉升起，並以純粹奉愛填滿三界。

這首詩確定卡瑪-嘎亞垂由二十四個半音節組成，但是，儘管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再三考慮，仍無法確知曼陀中的哪個音節是半音節。他查閱語法書籍、往事書、譚陀書（*Tantras*）、關於戲劇和修辭學的典籍，還有其他偉大書籍。在聖基瓦•哥斯瓦米的語法論《*Çré Harināmāmāta-vyākaraëa*》中，他發現元音和輔音部分只

提及了五十個字母。他研習《*Mātākānyāsa*》等等書本的字母排列，在《*Bāhannāradēya Purāēa*》中的 *Rādhikā-sahasra-nāma-stotra* 中，他發現溫達文王后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為 *Paicāçad-varēa-rūpiēē*，由五十個音節組成的形式。但是，在他所研習的所有文獻中，他發現只提及了五十個元音和輔音。沒有提及任何半音節。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更感疑惑。他懷疑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杰•哥斯瓦米寫作時可能寫錯了。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聖卡維拉杰無所不知，因而免于諸如墮入假像或錯誤等物質缺陷。

如果把零散的字母“t”（卡瑪-嘎亞垂的最後一個字母）視作半音節，那麼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杰•哥斯瓦米便犯有凌亂之失，因為他在《永恒的主柴坦亞經》這樣描述：

sakhi he! kãñēa-mukha—dvija-rāja-rāja
kãñēa-vapu-siāhāsane, vasi’ rājya-çāsane,
kare saige candrera samāja
dui gaēòa sucikkaēa, jini’ maēi-sudarpaēa,
sei dui pūrēa-candra jāni
laläöe añöamé-indu, tãhãte candana-bindu,
sei eka pūrēa-candra māni
kara-nakha-cāndera öhäöa, vaññé-upara kare näöa,

tāra gēta muralēra tāna
pada-nakha-candra-gaëa, tale kare nartana,
nūpurera dhvani yāra gāna

在這些詩行裏，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杰•哥斯瓦米描述道，主奎師那的臉龐是第一輪滿月；祂的雙頰又是兩輪滿月；祂額頭上方的檀香漿圓點為第四輪滿月；這下面是第八天的月亮（*astami*），換言之，乃是半月。根據這一描述，第五個音節是半音節。但如果把曼陀的最後一個字母，零散的字母“*t*”看作是半音節，那麼就不能這樣看待第五音節了。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深深地陷入了兩難境地，因為他無法破譯這神秘的半音節，他總結道，如果這音節無法自我揭示，他將無法得見曼陀中的崇拜神像。他下定決心，若他無法得見曼陀中的神像，還不如死去更好些。想到此，他便于夜間出發，前往茹阿妲湖岸，放棄生命。

黑夜的第二段時光過去了，聖查誇瓦提•塔庫開始打盹，此時維沙巴努王的女兒，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顯現在他面前，友愛地說道：“維施瓦納特，哈利-瓦拉巴啊，不要悲嘆。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杰•哥斯瓦米所寫的都是絕對真理。藉由我的恩典，他得以知曉我心中所有的內在情

感。對他的講述不要有疑問。卡瑪-嘎亞垂是崇拜我和我心上人的曼陀，我們通過這個曼陀的音節向奉獻者自我揭示。沒有我的仁慈，無人能够知曉我們。在書籍

《*Varägama-bhāsvat*》一書描述了這個半音節。參考了本文之後，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杰•哥斯瓦米才確定了卡瑪-嘎亞垂的真正本體。為了所有充滿信心之人的裨益，研習這本書籍，并廣為傳播它的含義。”

聽到維沙巴努之女—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本人的訓示，聖查誇瓦提•塔庫醒了，痛不欲生而呼喊道：“噢，茹阿姐，噢，茹阿姐！”再次鎮定下來之時，他出發執行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訓示。

根據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指示，曼陀中“vi維”前面的“ya亞”應視作半音節，其它所有音節都是全音節，即滿月。

如此，通過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仁慈，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知曉了這個曼陀的深奧含義。他直接觀見到了他的崇拜神像，并且能够作為主的同游，以內在的完美靈性身體（*siddha-deha*）參與主的永恒逍遙時光。他在茹阿姐湖邊建立了主哥庫拉南達（*Çré Gokulānanda*）神像，居住在那裏時，他體驗到溫達文永恒逍遙時光的甜美。正是在這時候，他就聖卡維•卡爾那普爾的

《*Ānanda-vāṇḍavana-campū*》一書，撰寫了《*Sukha-varttiné* 評論》，其中說道：

rādhā-parastēra-kuōēra-vartinaù
prāptavya-vāndāvana-cakravartinaù
ānanda-campū-vivāti-pravartinaù
sānto-gatir me sumahā-nivartinaù

我，查誇瓦提，全然置所有其它諸事于不顧，只渴望得到神聖的溫達文。居住在聖茹阿姐逍遙時光的頂尖之地，茹阿姐聖湖岸邊的一所簡陋小屋內，我撰寫這本

《*Ānanda-vāndāvana-campū*》的評論。

在老年時期，聖查誇瓦提•塔庫大多數時間都在全然的內在狀態或半意識狀態，深深地沉醉于靈修。他的首要門徒，聖巴拉戴瓦•維迪亞布善，挑起重任，在他那裏教授經典。

重建非婚戀（*parakiya*）學說

當聖地溫達文六哥斯瓦米的影響力稍為式微之時，有關主逍遙時光的婚戀學說（*svakéyāvāda*）和非婚戀學說（*parakéyāvāda*）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爲了消除婚戀學說的錯誤概念，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撰寫了《*Rāga-vartma-candrikā*》和《*Gopépremāmāta*》，這些著

作充滿來自經典的哲學結論。此後，在他的

《*Ānanda-candrikā* 評論》中，有關《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Çré Ujjvala-nélamaëi (1.21)》詩節—*laghutvam atra yat
proktaà*的評論中，他以經典證據和無可辯駁的論據表明了
婚戀學說理論的謬誤。在對《聖典博伽瓦譚》的

《*Sārārtha-darçiné*》評論中，他進一步強烈支持了非婚戀
情感（*parakéyā-bhāva*）。

有一次，幾個學者，他們反對聖查誇瓦提•塔庫以非婚
戀情感進行崇拜的結論。當他以超卓學識和有理推論擊敗
他們時，他們出于嫉妒，決心殺死他。他們知道，每天清
晨，聖查誇瓦提•塔庫都去繞拜溫達文，因此他們藏匿于黑
暗的密林中，等待他路過。就在敵對者看到他走近之時，
他突然消失了，而在他的所在之處，出現了一位美麗的巴
佳少女，正與她的朋友們在採花。

這些學者問女孩：“親愛的孩子，片刻之前有個偉大的
奉獻者經過此地。你看到他去了哪里嗎？”這女孩回答她看
見過他，但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女孩令人驚嘆的美麗、
微笑、優雅舉止和斜睨迷住了學者們。他們的心溶化了，
心意中所有的不潔都消失了。他們問女孩是誰，她回答道：
“我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她正在佳瓦塔婆家的家
中，她派我來這裏採些花。”話畢女孩消失了，學者們在
她的所在再次看到聖查誇瓦提•塔庫。他們拜倒在他的足下，

乞求原諒，他原諒了他們所有人。在聖查誇瓦提•塔庫的一生中，發生了很多這樣令人驚訝的事情。

聖查誇瓦提•塔庫以這種方式，駁斥了婚戀理論學說，建立了純粹的非婚戀真理，這項成就對高迪亞外士那瓦極為重要。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不僅保護了聖高迪亞外士那瓦宗教的完整性，他也重建了聖地溫達文的影響。任何人評價起這項成就時，都會為他不尋常的天賦而目瞪口呆。高迪亞外士那瓦的典範師們寫了如下詩節，以贊揚他卓越的功績：

*viçvasya nātharupo 'sau bhakti-vartma-pradarçanāt
bhakta-cakre vartitatvāt cakravarty ākhyayābhavat*

他以維施瓦納特，宇宙之主的名字著稱，因為他指明了奉愛之路；他以查誇瓦提聞名，即他是衆星捧月般的人物，因為他總是在純粹奉獻者的集會（**cakra**）之中。因此，他的名字是施瓦納特•查誇瓦提。

在1754年，在瑪嘎月（1月-2月）月亮初現光芒的第五天，當時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大約一百歲，他在溫達文，深深沉醉于內在意識中，離開了這個物質世界。今日，他的墓冢（薩瑪地）伫立在聖地溫達文的聖茹阿姐-哥庫拉南達廟旁邊。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遺產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跟隨聖茹帕•哥斯瓦米的步伐，寫就了大量的超然奉愛文獻，因而在世界上確立了主瑪哈帕布的內心願望。他也反駁了有悖于真正跟隨聖茹帕•哥斯瓦米（*rüpānuga*）的錯誤結論，因此高迪亞的外士那瓦社團尊敬他為杰出的典範師，權威的、自我覺悟的靈魂。他以偉大的超然哲學家、詩人和品味超然情悅的奉獻者而聞名遐邇。

一位外士那瓦詩人，奎師那•達斯，翻譯了聖查誇瓦提•塔庫的著作《*Mādhurya-kādambiné*》，他在總結寫了如下詩行：

*mādhurya-kādambiné-grantha jagata kaila dhanya
cakravarté-mukhe vaktā āpani çré-kāñëa-caitanya
keha kahena-cakravarté çré-rüpera avatāra
kaöhina ye tattva sarala karite pracāra
ohe guëa-nidhi çré-viçvanātha cakravarté
ki jāniva tomāra guëa muü müðha-mati*

藉由著述《*Mādhurya-kādambiné*》，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

提•塔庫裨益了全世界。事實上，施瑞•奎師那•柴坦亞•瑪哈帕布通過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之口在講述。有人說聖查誇瓦提•塔庫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化身。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複雜的真理，他是這門藝術的專家。仁慈之洋啊，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我確實很愚蠢。請仁慈地在我內心揭示你超然品質的玄秘。這是我在你蓮花足下的祈求。

極少有高迪亞的外士那瓦典範師像聖查誇瓦提•塔庫一樣，撰寫如此之多的書籍。奉獻者之間至今也流傳著下面關於他三本書的格言：“*kiraëa-bindukaëä,ei tina niya vaiñëava-panä*—奉獻者們把這三本書當作他們的財富：

《*Ujvala-nélamaëi-kiraëa*》,《*Bhakti-rasämâta-sindhu-bindu*》和《*Bhägavatämâta-kaëä*》”。

以下列出了他的書籍、評論和禱文，這些組成了高迪亞外士那瓦奉愛文獻無與倫比的財富寶庫：

- (1) *Vraja-réti-cintämaëi*
- (2) *Çré Camatkära-candrikä*
- (3) *Çré Prema-sampuöa (khaëä-kävyam)* (超然純愛寶盒)
- (4) *Gétävalé*
- (5) *Subodhiné* (對*Alaikära-kaustubha*的評論)
- (6) *Änanda-candrikä* (對*Çré Ujvala-nélamaëi*的評論)
- (7) 對*Çré Gopäla-täpané*的評論

(8) *Stavämåta-laharé*, 包括:

- (a) *Çré Guru-tattväñöakam* (八頌靈師)
- (b) *Mantra-dätå-gurorañöakam*
- (c) *Parma-gurorañöakam*
- (d) *Parätpara-gurorañöakam*
- (e) *Parama-parätpara-gurorañöakam*
- (f) *Çré Lokanäthäñöakam*
- (g) *Çré Çacénandanäñöakam*
- (h) *Çré Svarüpa-caritämåtam*
- (i) *Çré Svapna-viläsämåtam*
- (j) *Çré Gopäladeväñöakam*
- (k) *Çré Madana-mohanäñöakam*
- (l) *Çré Govindäñöakam*
- (m) *Çré Gopinäthäñöakam*
- (n) *Çré Gokulänandäñöakam*
- (o) *Svayam-bhagavattäñöakam*
- (p) *Çré Rädhä-kuèðäñöakam*
- (q) *Jaganmohanäñöakam*
- (r) *Anurägavallé*
- (s) *Çré Vändädevyäñöakam*
- (t) *Çré Rädhikä-dhyänämåtam*
- (u) *Çré Rüpa-cintämaëiù*

- (v) Çré Nandéçvaräñöökam
 (x) Çré Vändävanäñöökam
 (y) Çré Govardhanäñöökam
 (z) Çré Sankalpa-kalpa-drumaù
 (aa) Çré Nikuija-keli-virudävalé (virutkävyä)
 (bb) Surata-kathämätam (äryaçatakam)
 (cc) Çré Çyäma-kuëðäñöökam
- (9) Çré Kãñëa-bhävanämätam Mahäkävyam
 (10) Çré Bhägavatämäta-kaëä
 (11) Çré Ujjvala-nélamaëi-kiraëa
 (12) Çré Bhakti-rasämäta-sindhu-bindu
 (13) Raga-vartma-candrikä
 (14) Aiçvarya-kädambiné (無法找到)
 (15) Mädhurya-kädambiné
 (16) 對 Bhakti-rasämäta-sindhu 的評論
 (17) 對 Änanda-vändävana-campü 的評論
 (18) 對 Däna-keli-kaumudé 的評論
 (19) 對 Çré Lalita-mädhava-näöaka 的評論
 (20) 對 Çré Caitanya-caritämäta 的評論 (不完整)
 (21) 對 Çré Brahma-saàhitä 的評論
 (22) Särärtha-varñiëé 對《聖典博伽梵歌》的評論
 (23) Särärtha-darçiné 對《聖典博伽瓦譚》的評論

我最為崇敬的聖靈性導師，雄獅般的典範師，破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克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杰，聖高迪亞師徒傳系的守護者，高迪亞•韋丹塔修會及轄下高迪亞廟宇的創建者典範師，他以孟加拉語言重新出版了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和歷代其他聖師們的書籍，以及發表他自己的著作。今天，藉由他的衷心的願望、熱忱的祝福和無緣的恩慈，如下書籍得以以印地語—印度的官方語言印刷：《靈魂天職Jaiva-dharma》，《主柴坦亞訓誨甘露 Çré Caitanya-çikñämâta》，《Çré Caitanya Mahāprabhuké Çikñä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教導》，《八訓規 Çré Çikñäñöaka》，《奉愛甘露點滴 Bhakti-rasāmâta-sindhubindu》，《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之光 Ujvala-nélamaëi-kiraëa》，《博伽瓦譚甘露點滴 Bhāgavatāmâta-kaëä》，《哥文達之歌 Çré Géta-govinda》，《靈修的機密 Bhajana-rahasya》，《高迪亞靈唱歌集 Gauòéya-géti-guccha》，《聖典博伽梵歌 Çrémad Bhagavad-gétä》，《笛子之歌 Çré Veëu-géta》，《奉愛真理辨識Bhakti-tattva-viveka》，《外士那瓦真理花環 Vaiñëava-siddhânta-mälä》，《布茹阿瑪贊歌 Çré Brahmasaàhitä》，《月耀自發愛意之途 Rāga-vartma-candrikä》，《聖典博伽瓦譚甘露評注 Çré

Båhad-bhågavatåmåtam》, 《高迪亞奉獻者之項鏈 Gauðéya-kaëöhahåra》和《純然驚喜之月光 Çré Camatkåra-candrikå》。其他書籍也將陸續出版。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以梵文創作了《超然純愛寶盒》，自此便有很多孟加拉語版本出版。其中，聖地溫達文的聖哈利-巴克塔•達斯的版本，尤其充滿超然情感，其語言也通俗易懂。本印地語譯本就是基于這個版本。

我完全相信，那些品味超然情悅而滿懷靈性情感的修習者、在自發奉愛之路上，渴望得到巴佳情悅的修習者，定會萬分恭敬地拿起本書。學習這本書的信心之人將會進入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純愛宗（prema-dharma），即以純粹、超然愛意服務主奎師那的永恒宗教。

願我最值得崇拜的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多多向我灑潑仁慈，他的蓮花足是至尊主仁慈的化身。如此，我就能得到不斷增長的資格，通過服務以達成聖師的內在願望。這是在他那能夠賜予純愛的蓮花足下謙卑的祈求。

倉促之間完成了第一版，因此可能有些小問題：我們懇請忠實的讀者指出錯誤，以便在下一版糾正。

渴望得到主哈利、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
一滴恩慈的，

謙卑而微不足道的，

垂丹迪比克舒•施瑞•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那

神聖的烏塔納艾卡達西

2005年11月12日

Sri Prema-samputa

超然純愛寶盒

*prātaù kadäcidurarékâta cäurämä-
veço hariù priyatamäbhavanapraghäë
gatväruëääçukataöena pidhäya vaktraà
nécéna locanayugaù sahasävatasthe (1)*

愛意依戀有一項超卓的特質。在戀人的心裏，會自發升起一種渴望，想要從心上人口中聽到有關她對他非同凡響的愛，而他對她的愛則遜色不少。

一天早晨，在這種愛意的控制下，無憂無慮，不受約束的情悅享受者，巴佳王之子聖夏瑪遜達爾，把自己假扮成美得懾人心魄的少女，前往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庭院。緋紅的面紗掩著祂蓮花般的面龐，祂出現在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面前，雙眸害羞地低垂著。



以前，在卡林迪河岸，進行茹阿莎之舞的那個夜晚，主夏瑪遜達爾在衆牧牛姑娘之間認輸，那時，祂告訴她們：“*na pārāye ’haà niravadya saàyujām...*我無法償還欠你們所有人的債。”現在，祂沉浸在祂講那番話時那種同樣的愛意依戀情感中。渴望聽到心上人茹阿姐在愛意生氣情感中那毫無顧忌而驕傲的談話，因此，祂把自己假扮成一位可愛的少女。

這就是《超然純愛寶盒》中特別描述的，戀人（*nayaka*）與其心上人（*nayika*）之間的情感。（1）

***ärädvilokya tamatho vāñabhānuputrē
provāca hanta lalite! sakhi! paçya keyam
svasyāächubhirharimaëémayatäà nināya
matsadma padmavadanādbhuta-bhūñāëädhya (2)***

當維沙巴努王之女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看到遠處迷人的少女時，她喊她的密友聖拉麗塔：“拉麗塔女友啊，看，快看！這位穿著打扮美輪美奐的少女是誰？她的蓮花臉勝過蓮花的光澤，她藍黑色（*çyāma*）的身體照亮了我們的庭院。整個院落都好像裝飾著藍寶石。”（2）

***çrutvā sakhégiramatho lalitā viçākhe
taà procaturdrutamavāpya tadābhimukhyam***

***kä tvaà kâçodari! kutaù kimu vätha kâtyaà
brühétyasau prativacastu dadau na kīicit (3)***

聽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話，拉麗塔和維莎卡迅速走近女孩并詢問：“纖腰女孩啊，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爲什麼來這裏？請回答這些問題，消除我們的好奇心。”但那個女孩不予回答。(3)

***çrérādhikāpyatha vitarka puraùsaraà taà
papraccha kautukavaçādupagamya samyak
kâ tvaà svarūpamahasaiva manoharanté
deväiganāsi kimaho suñameva mūrttä (4)***

女孩不予回答之時，聖茹阿迪卡的好奇心更甚。思索之後，她來到喬裝的主奎師那面前，問道：“美麗的人兒啊，你是誰？你身體的光燦偷走了我們的心意。你是仙女嗎？一見到你，你看似體現著全世界的美麗出現在我們面前。”(4)

***tūñēèà sthitaà tadapi taà punarāhabhāvi-
nyātmānamāçu kathayātra yadi tvamāgāu
jānéhi nastava sakhéu paramāntaraigāu***

kià çaikase natamukhiù! trapase 'tha kiävä (5)

然而，這美麗的少女仍不作答。“美人兒 (Bhävini) 啊，”施瑞瑪緹•茹阿迪卡詢問，“來到我們這兒的是你，因此請馬上自我介紹，消除我們的好奇心。害羞的人兒啊，在我們的團隊裏，沒有理由膽小或拘謹。請明白我們視你為親密的朋友。” (5)

***niçvasya kaicana viñädamiväbhinéya
vaktraà vivåtya tamakhaèòita mauna-mudram
sä präha hanta rujamävahaséti satyaà
jñätaà na tämâta ihedâçatä tava syät (6)***

當這位少女—施瑞•奎師那—聽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話語，她深深嘆氣。實際上，只有言語尚不足以描述她的反應。她轉過臉去，繼續保持沉默。看到這個女孩的情形，聖茹阿姐問道：“美麗的人兒啊，我明白你的心一定很痛，否則你不會這樣做。” (6)

***taà brühi kaijamukhi! viçvasihi prakämaà
mayyeva tat pratikâtau ca yathä yateya
udgérëa eva suhädantika eti çäntià***

yanmänasabraëavipäkaja tévradü (7)

“蓮花臉的人兒啊，請全然相信我們，敞開心扉，清楚地告訴我們你的痛苦。我將竭盡全力消除你苦悶的原由。當內心絕望的深長傷口裂開時，向親密朋友袒露心聲，能夠緩解這種令人無法忍受的痛楚。”（7）

***käntena kià tvamasi samprati viprayuktä
tasyaiva vä vigüätodayatü prataptä
kià svägasastadavisahyatayä vibhesi
tat kià nu kalpitamahö piçunairnasatyam (8)***

“是不是你意識到你所嫁之人呆鈍無趣且令人失望？是不是如果你之前知道的話就不會嫁給他，而現在你已經嫁給他了，你很討厭他？或者你是不是心中迷戀一位最出色但無法得到的人？哀哉，哀哉，你是不是感到沮喪，如我一般，遭受到鄙夷長輩連續不斷的嚴苛責備？”（9）

***kaccinnu tanvi! kharaväkçaravidhamarmä
saubhägyleçamadirändhadhiyaü sapatnyäü
sambhävyate tvayi nacaitadaho parä kä
tvatto bahatvatula saubhagacärucarccäm (10)***

美麗少女持續的沉默只是助長了聖茹阿姐的擔憂。“標緻的人兒啊，”她說道，“是不是你丈夫的另一個妻子變得盛氣凌人，陶醉于她點滴的好運呢？是不是她的智慧受到玷污，結果她以尖刻言語之箭刺傷了你的心？不，這事肯定不會發生在你身上。我不相信整個宇宙間有比你更幸運的女人。你丈夫不可能還有另一位妻子。娶了一位具備所有好品質妻子的男人，怎會拋下她再娶另一個呢？”（10）

***tvaà mohiné çrutacaré kimu mohanārthaà
çambhorivendumukhi! kasya haöhädudeñi
kīicekñate yadi haristadapägavidha-
stvää kautukaà bhavati tadvyatimohanākhyam (11)***

“蓮花臉的人兒啊，我們從純粹奉獻者袍爾娜瑪西女神那裏聽說，至尊主以前有個化身，名叫摩黑妮（Mohini），她異常美麗動人，以至于迷住了偉大的瑪哈戴瓦（主希瓦）。你是那位摩黑妮嗎？告訴我，你不期而至，帶著令人神魂顛倒的美麗，你想要令誰著迷？沒錯，是你迷住了瑪哈戴瓦，并且你絲毫不受他吸引，但若你的瞥視刺向主哈利，并且若祂也回你一個瞥視，你肯定會全然迷惑。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你的美麗，又或是我們聖奎師那的美麗，

即那個英勇國王中的冠杰，也沒有你美麗。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個人，兩人為彼此的美麗而迷戀對方，那麼你將逾越自我鎮定的界綫，從你們彼此的吸引之中會出現一種超凡驚人的情悅。”（11）

***çrutvottaréya-pariyantrita sarvagātraà
romäicitaà tamupalabhya jagāda rādhā
hā kià sakhi! tvamasi daihikaduùkhadünā
vakño 'tha pãñöhamathavä vyathate çiraste (12)***

當假扮成仙女的施瑞奎師那不斷啜飲，好奇的聖茹阿迪卡蓮花口所流濺甘露般的話語時，感到內心湧現的超然狂喜，在狂喜中袖毛髮直豎。爲了隱藏這一點，袖用面紗蓋住了胳膊。

聖茹阿迪卡看到時，她想像這少女的身體肯定有些不適。“朋友啊，”她問道，“你的身體是不是感到有些不舒服？你感到胸痛，背痛或是頭痛？”（12）

***vätsalyataù pitâpadairbahumülyam eva
prasthäpitaà yadakhilāmaya-çätanākhyam
tailaà tadasti bhavanāntarato viçäkhe!
çéghraà samānaya tadäpaya sārthakatvam (13)***

由此，聖茹阿迪卡猜測少女的疾病。“噢，朋友維莎卡，”她說道，“我可敬的父親慈愛地送我一些珍貴的藥油，肯定能治百病。請快點從屋裏拿來。”愛意深情的特質就是這樣，如果某人珍愛的之物能够用于親近之人，那麼它的存在也格外有意義。（13）

***tailena tena kila mūrṭṭimatā madéya-
snehena subhruvamimāà svayam eva sāham
abhyaijayāmyakhilagātramapāstatodaà
naipuëyataù sakhi! çiro mādu marddayāmi (14)***

“噢，維莎卡女友，我感到對這位剛來的朋友有很深的感情。這種能治百病的油，是我父親對我的愛意展示；因此，我將親手用它來按摩這位美麗女孩的全身。我也會嫻熟地按摩她的頭；然後她所有的痛苦都將消除。”（14）

***nairujyakāriverasaurabhavastuvānda-
prakñepa cārutarakoñëapayobhireëām
saàsnāpayāmi vigatāruñamāsyapadma-
mullāsayāmyatha girāpi virājayāmi (15)***

“聽著：給我拿來一些混有珍貴治療成分的熱水，讓她沐浴其中。我將減輕她的疼痛，那麼她的蓮花臉就會變得開心。或許她就會跟我講話。”（15）

***vacā mayā mādulayātihitapravāṭṭyā
snehena cānupādhinā paramādātāpi
no vakti kīcidadhuneva kaōūkātāsyā
tiññohediyaā kapaōinē yadihanta sakhyaū (16)***

“女友啊，我對這個女孩溫言軟語，我也告訴她我會親自用油給她按摩，以及做其它有益的治療。我敞開心扉榮耀她，向她表示真摯的友情，但我從她口中仍然聽不到隻言片語。她隱瞞她疾病的性質，因而只是愁眉苦臉地坐在這兒。”（16）

***asyā rujastadaparāà karavai cikitsāà
yāà prāpya tanvasumano-nikhilendriyāēām
vyādhiū praçāmyati bhavedatipuññōireññā
dhanvantariprahita-divyarasairivāddhā (17)***

“現在，我要使用一種新方法，治療這可愛女孩的疾病。正如丹宛塔瑞（Dhanvantari）給我的神聖甘露妙藥能

治百病一樣，這種治療法頃刻之間，便會消除她的身體、生命力、心意和感官上的疾病。這方法將特別適用於滋養她的身體。”（17）

***kuijädhiräjakarakaijataläbhimarña-
masyä urasyatitaräà yadi kàrayämi
seyaà hasiñyati vadiñyati sétkariñya-
tyasmäàcca häsayitumeñyati käicidäbhäm (18)***

“聽著，我會告訴你更多這個新治療方法的事。直到現在，這個女孩還是坐在這兒，深受一些不治之症的影響，無法說出隻言片語。然而，如果我們叢林之主的蓮花手觸碰她的整個胸部，她會很快開始說話、咯咯笑和嗚咽哭泣。一經超然情悅之主奎師那的手所觸碰，體驗到那無法描述的愉悅，她會喃喃低語，口齒不清。我還能多說什麼呢？她將散發出令我們所有人開懷不已的光輝。她的身體會展現出與奎師那相聚的所有迹象，藉由奎師那的觸碰，會展現種種非凡徵兆，這將令我們開心不已。”

***çrutvä giraà sa pihitasmitahäsyapadma-
munnéya ramyatarasavyakaräigulébhiù
utsäryya käicidalakänavaguëöhanaïca***

nyaicattaraà kiyadudaicayati sa mürddhëaù (19)

當假扮成天堂仙女的主奎師那聽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這番話，祂臉上顯出微笑。祂藏起微笑，却隨後輕抬低垂的蓮花臉。祂用左手迷人的手指，輕攏額前一縷散落的捲髮，并把頭上面紗再拉下來一點。(19)

***kīicijagāda ramaëé-ramaëéya kaëöha-
sausvaryyam eva racayan vacanaà yadeñaù
sä taccakoralan eva papau ciräya
käiccamatkâtimaväpa ca sälipäliù (20)***

喬裝打扮的施瑞•奎師那以少女的甜美聲音，對所有在場的人說出如同甘露般甜美的迷人話語。聖茹阿姐及其女友們懷著熱切的心，像雨露鳥（cakori，查口瑞）一樣，啜飲著每一個字。如此，她們體驗到極度的喜樂，感受到僅用語言無法描述的驚訝。聽到這位新來的美麗女孩的甜美談論，她們陶醉于喜樂之中，這種喜樂，唯有聽到施瑞•奎師那本人談話時所感受到的狂喜，方可與之相提并論。(20)

devyasmi näkavasatiù çäëu yasya heto-

***stāmagamaà suvadane vidhurékātātmā
kutrāpi me vividiñāsti vivakñite 'rthe
sampādayiñyati parā tvadāte kutastām (21)***

這位新來的女孩說道：“噢，美麗的施瑞•茹阿姐，我是來自天堂星球的仙女。請聽我爲何如此心煩意亂地來到妳這裏。關於某個特別事情，我渴望有所瞭解，因而除了妳還有誰能夠滿足我的願望？”（21）

***naivābhyadhāstvamanātaà yadudeñi devé-
tyasmābhiritthamadhunaiva hi paryaceñöhāu
yanmānuñéñu katamāsti bhavatsadākñā
kāntyānayanupamayā tvamivekñase tvam (22)***

聽到這番話，聖茹阿迪卡說道：“可愛的人兒啊，你自我介紹爲天堂仙女。這肯定沒錯。事實上，甚至在你說話之前，我就做了很多猜測，因爲這凡間沒有哪個女人的美麗能與你媲美。你的美麗無與倫比，前所未有；的確，你別具一格。”（22）

***yattvayyahaà saraladhérvitathaà vitarka-
vaividhyamapyakaravaà çaradambujāsye***

***tat paryyahäsiñamito 'stu na me 'parädha-
stvaà snihyaséha mayi yadyabhavaà tvadéyo (23)***

“你的臉似秋天的蓮花，我思索了很多你可能悲傷的原因，比如感到與丈夫的分離等等，這些我已對你說過，但實際上，我是在開玩笑。請不要接受我言語的冒犯。現在你對我充滿友愛，而我也成爲你的人。”

***kià saikucasyayi sakhé tvamabhüstvadéyo
devé jano 'pyahamabhüvamiti pratéhi
tvaà premarüpa guëasindhukaëänubhüter-
däsébhavämyahamapéti sadäbhimanye (24)***

仙女說道：“茹阿姐，你是我的女友，爲何還如此拘謹？雖然我是天堂的仙女，但我已經成爲你的僕從。不要疑惑。我一直渴望成爲你的女僕，使我可以體驗到你的愛意、美麗和品質之洋中的一滴。”（24）

***yad vacnyahaà tadavadhehi yato viñädo
durvära eña tamapäkuru saàçayaà me
naivädhunäpi viraräma daräpi hädbhu-
täpastvadéya-lapanämâta-sekato 'pi (25)***

“請仔細聆聽，我告訴你爲何我內心感到如斯苦悶，然後驅散令我寒心的原由。你甘露般的甜言美語如同溫柔雨滴落在我心田，但它們一點兒都無法撫慰我心中的憂傷。”
(25)

***våndävane dhvanati yaù sakhi! kãñëveëu-
stadvikramaù surapure pravalatvameti
sädhvétaterapi manaù saghãëaà yato 'bhüt
kaëöhöpakaëöhamilana smaraëe 'pi patyuù (26)***

“女友啊，在聖地溫達文聽到的笛聲也進入了天堂居所。其威力之大，令貞潔的女士們不再想擁抱她們的丈夫。事實上，只是這樣的非分之想都會令她們作嘔。當宇宙之主施瑞•奎師那吸引了她們的心意和內心時，她們不再想她們世俗的丈夫了。跟奎師那有關的一切都有這種威力。與祂最輕微的關聯都能完全消除物質享樂的欲望。” (26)

***çliñöveva muïcati suraù savitarkamätma-
kántää drutaà jvaladaläta-nibhäigayañöim
hälähalaà muralikä-ninadämåtää yat
pétvaiva sätanumahäjvaramürçhitäbhüt (27)***

“這笛聲甜美如甘露，但却混入了致命的毒藥。任何聽到笛聲的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歡樂，仿佛在品嚐甘露；但是，之後，當他們得不到施瑞•奎師那時，便遭受徹骨疼痛，好像被下了毒。笛聲進入天堂仙女耳朵之際，她們渴望以各種方式同奎師那玩樂。這種愛戀高燒的迷惑，令她們的身體如熾炭在燃燒。她們的丈夫擁抱她們燃燒的身體，但很快就放開了。‘什麼突如其來的疾病令我妻子高燒？’他們疑惑道。任何人一旦聽了施瑞•奎師那的笛聲，與祂相會的渴望便顯現于心，令她們不得安寧。這就是施瑞•奎師那笛子之歌的威力。”（27）

***asmatpure 'sti na hi käpi jaratyataù kä-
starjjantu kä nu nikhilä api tulyadharmäù
kä vä haseyuraparä yadimäù satétvaà
viplävayan muralikä ninado vyajeñña (28)***

“我們天堂城市的其中一個名字是垂達薩拉亞（*Tridaçälaya*），意思是那裏的居民只經歷人生的三個階段，也就是，童年、少年和青年。那裏的人永不變老。由于那裏沒有女人變老，所以她們全都受到笛聲的吸引。那麼，誰會有資格指責或嘲笑他人呢？這笛聲摧毀了天堂仙

女的貞潔，擊敗了她們每個人。”（28）

***evaà yadi pravavâte prativāsaraà sa
veëu-dhvaniù prabhavituà vivudhāiganāsu
tarhyakadä hādi mayaiva vicāritaà hä
ko 'yaà kutaçcarati vädayitāsyä ko vä (29)***

“如此，這笛子之歌的影響力日復一日地在天堂仙女中
延展。于是有一天，我疑惑滿腹地自忖，‘這甜美的聲音從
何而來？誰在吹奏那笛子？’”（29）

***itthaà divaù samavatéryya bhuvéha sädhu
vaàçévaöe 'vasamahaà katiciddanāni
dāñöo hareranupamo vividho vilāsaù
kântägaëaù priyasakhālyapi paryyacāyi (30)***

“思前想後，我能够從天堂星球追蹤笛聲，這樣我來到
了這個地球。我愉快地在笛子榕樹停留了些日子。在那裏，
我目睹你和施瑞•奎師那上演的，無與倫比的逍遙時光，我
也熟知了祂心愛的牧牛姑娘們。”（30）

rādhä sanarmma-madhurākñaramāha dhanye!

***tvaà gaëyase surapure varacäturébhäk
anyä punarbalavadutkalikäkâpäëé
kättendriyaiva sumanastvamapädapārtham (31)***

聽罷天堂仙女一席話，聖茹阿姐甜美戲謔地說道：“最幸運的人兒啊，我認爲你是天堂王國所有仙女中最聰明的一個，因爲你的心意被想見到吹笛者的強烈熱望之劍斬碎，但只有你才努力追尋笛子之歌的源頭。其他仙女沒有努力追蹤溯源，因此，只有你才真正堪稱蘇瑪娜（優秀之花），因爲只有你的心意不受打擾。【換言之，你是優秀之花，因爲你像我一樣依戀施瑞•奎師那。】”



要旨是，女半神人們心中極爲熱切地渴望得到施瑞•奎師那，以至心意不能保持穩定，結果遭受種種嚴峻痛苦。另一方面，你（這位仙女）→不僅渴望見到笛子的吹奏者，而且決心來到這裏，通過與祂見面來遏制這種渴望。因此，只有你是受祝福的，也只有你是優秀之花（蘇瑪娜）。（31）

***mandabhramadbhru madhurasmitakäntidhärä-
dhaute vidhäya radanacchadane sa cäha
rädhe! paräà svasadâçéà nahi viddhi kià bhòu
çakye 'valokitumapéha pareëa puàsä (32)***

當天堂仙女聽到聖茹阿姐令人愉悅的戲謔之語，她的唇上綻放出甜美燦爛笑容，她的眉毛也微微舞動著。“茹阿姐，”她說道，“不要以為其他女人跟你一樣。不要以為我對你的戀人施瑞•奎師那的依戀跟你一樣。現在我在這裏，你的戀人—施瑞•奎師那，能夠像祂控制你一樣地來控制我嗎？”（32）

***kiàvā pareëa puruñëëa harerviläsa-
mëvānvabhü rahasi sädhu yadarthamägäù
tadbrühi kià tava vivakñitamatra madhye
narmmätanomi yadi mämakarou sakhëà sväm (33)***

聖茹阿迪卡回答道：“我不知道你來這裏的原因，但無論如何，你在這裏的時候，請努力體驗下施瑞•奎師那的機密愛意逍遙時光。還需要跟其他任何男子建立關係嗎？總之，你想要問我什麼？直到現在，我只是與你玩笑嬉戲，因為我已經接受你為我的朋友。”（33）

***narmmätanudhva sakhil narmmaëi kä jayettvää
präëästvabhüstvamayi me kiyadeva sakhyam
tvaà mänuñé bhavasi kintvamaräigaëstä***

mürddhëaiva te guëakathä puëatérnamanti (34)

這位天堂少女回答：“女友啊，請繼續玩笑吧。在這門技藝上誰能夠擊敗妳呢？噢，茹阿姐，對我來說，妳不僅僅是朋友；妳如我的生命之氣一樣與我那般親密。沒錯，妳僅是個凡人，但儘管如此，當年輕的仙女們聽到妳那令人淨化的品質時，她們低下了頭。”



這裏的含義是，實際上，聖茹阿迪卡并非凡人，雖然她渴望品味不同逍遙時光的甘露而展現為凡人形象。事實上，她是一切化身之源至尊主奎師那整全能量的化身。正因如此，當年輕的仙女們聽到講述她的品質時低頭服從，這并不令人驚訝。

在《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第一章描述道，有一次，地球母親不堪衆多惡魔的重負，以母牛形象去找主布茹阿瑪。布茹阿瑪帶著她和半神人們去往牛奶之洋的岸邊，在那裏，牛奶之洋的主阿尼茹達（Kñérodakaçäyë ÇréAniruddha）告訴他們主奎師那的降臨。布茹阿瑪聽了主阿尼茹達的話，再轉述給半神人：“tat-priyärthà sambhavantu sura-striyaù ...一半神人的妻子們將會投生為主奎師那心上人的女僕（《聖典博伽瓦譚》10.1.23）。”這裏，主布茹阿瑪的話語同上述詩節（34）的情感是一樣的。因此，對於天堂仙女來說，作為合格的女僕，聽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品質時垂首歸順，這并非不合適。（34）

***neyaà stutistava na cāpi taōasthatā me
nāpi hriyaà bhaja vadāmyanātaà na kīicit
sindhò sutāpi girijāpi na te tulāyāà
saundaryya-saubhagaguëairadhiroðhuméñöe (35)***

這位天堂少女繼續說道：“女友啊，我從不對你撒謊，請不要因我的誇讚而感到難堪，我所說之美言不是爲了奉承妳，也不是出于對妳的漠然而開的玩笑。確實，你的美麗、幸運和其它品質甚至連雪山女神帕爾瓦緹和海洋之女拉珂施蜜也無法相比。”



在《永恒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8.183-5）中表達了相似的情感。其中，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回答主高冉嘎-遜達爾的提問：

*yāira saubhāgya-guëa väiche satyabhāmā
yāira öhäii kalāvilāsa çikhe vrajarāmā
yāira saundaryādi-guëa väiche lakñmé-pārvaté
yāira pativratā-dharma väiche arundhaté
yāira sadguëa-gaëane kãñëa nā päya pära
täira guëa gaëibe kemane jéva çhāra*

在這些詩節中，他解釋道，甚至帕爾瓦緹和拉珂施蜜也祈求得到聖茹阿姐的美麗和其它品質。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Çré Ujjvala-nélamaëi*》（*Çré Hari-priyā-prakaraëam, 3.18*）中也寫道：

*rägolläsa-vilāighatāryapadavé-viçrāntayo 'pyuddhura-
çraddhārajadarundhaté-mukha-satévāndena vandyehitāu
āraëyā api mādthuré-parimalavyākñipta-lakñméc̣riya-
stāstrailokyavilakñāëä dadatu vaù kãñëasya sakhyaù sukham*

“由于巴佳青春美麗的女孩們對奎師那的愛征服了她們，以致她們背離了貞潔之道，儘管如此，阿閨姐緹（Arundhati）和其他杰出的貞潔女人却虔敬地贊揚巴佳牧牛姑娘的行為。這些牧牛姑娘是住在森林裏的鄉村女孩，但她們的甜美擊敗了無憂星之后拉珂施蜜的美麗。在三界之中，施瑞•奎師那的摯愛們最為超卓。願她們賜你快樂。”

在這個詩節中提到，因為茹阿姐是奎師那心上人中的翹楚，她的甜美和其它品質超越了拉珂施蜜。主奎師那有無限的能量，其中三項最突出：內部靈性能量（*cit-çakti*）、外部能量（*māyā-çakti*）和邊際能量（*jéva-çakti*）。這三者之中，內部能量（也稱為斯瓦茹帕能量）最為重要。*Sat-cid-ānanda*（薩-祺-阿南達）主奎師那的內部能量分三部分：超然喜樂（*ananda*阿南達），也叫做*hlādiné*（喜

拉迪尼)；超然永恒存在 (sat薩)，也叫做sandhini (傘迪尼)；還有超然知識 (cit祺)，也叫做saavid (薩姆維)。

喜樂能量 (喜拉迪尼) 的精華令奎師那及其奉獻者喜樂，稱為沛瑪 (純愛)。純愛的最高精華是瑪哈巴瓦 (mahābhāva，至高靈性情感)，其化身是聖茹阿迪卡。

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心上人中的最佼佼者，正如奎師那是至尊主一切化身之源，聖茹阿姐也是主奎師那摯愛們所有擴展之源，其中包括巴佳的牧牛姑娘，杜瓦爾卡和瑪圖拉的王妃，以及至尊主每個居所的所有幸運女神。

在《永恒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4.83) 中，聖卡維拉杰•哥斯瓦米引用了《Bāhad-gautaméya-tantra》：

*devé kãñëa-mayé proktä rãdhikä para-devatä
sarva-lakñmé-mayé sarva-kãntiü sammohiné parä*

“光彩奪目，與主奎師那無異無別的她，叫做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她最值得崇拜，掌管著所有幸運女神。她擁有全部輝煌，全然迷惑了主奎師那。她是主的至尊內部能量。”

《永恒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4.90，92) 如下解釋了這個詩節 (devé kãñëa-mayé ...)：

sarva-lakñmé-gaëera tiiho hana adhiñöhäna

sarva-saundarya-kānti vaisaye yāihāte

sarva-lakṣmī-gaḇera çobhā haya yāihā haite

“她是所有幸運女神的居所。所有的美麗和輝煌栖息于她，所有幸運女神從她那裏得到美麗。”

這些經典證據確立了帕爾瓦緹女神和拉珂施蜜的品質和幸運無法與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等同。（35）

premnā punastrijagadürddhva-pade 'pi kācit

tatsāmya sāhasadhuraà manasāpi voðhum

çaknoti netyakhilam eva mayä çrutaà tat

kailāsa-çāigamanu haimavatésabhāyām (36)

天堂少女繼續說道：“聽著，我再多告訴妳一些。甚至在超越這物質三界的無憂星宿，又有哪個女人在愛戀事件中比妳更勇敢？甚至又有哪個女人能够想像她比得上妳？這些贊美的話語并非來自我的想像；我已在凱拉薩（Kailasa）山巔帕爾瓦緹女神的聚會中聽聞你的榮耀。”（36）

çrutvä mahānājani me manaso 'bhilāña-

staddarçanāya samapūri sa cāpi kintu

***tāpatadantariha yo rabhasādadépi
tenāspuōanna kaōhino hi mamāntarātmā (37)***

“當我聽聞你的品質，我生出一種強烈的渴望，想見到妳。沒錯，見到你我的願望已然滿足，但我的心仍然在悲傷中煎熬。在這大火中，我的心沒有碎，只是因為它太硬。”

(37)

***ko 'sau tamāçu kathayeti muhustayokto
vaktuà çaçäka na sa väñpaniruddhakaëōhaù
açruplutekñäëamathäsyä mukhaà svayaà sä
svenäicalena mādulena mamārjja rādhä (38)***

最富愛心的聖茹阿迪卡，聽到天堂少女充滿難奈痛苦的話語，她問道：“我的朋友，是什麼令你感到強烈而難奈的痛苦？請直言相告。”

眼淚自少女眼中簌簌落下，她喉嚨哽塞而不能言。聖茹阿迪卡用自己柔軟的面紗為她輕輕擦拭臉龐和雙眼。



施瑞•奎師那表現出深切的悲傷，其背後意圖是令人信服祂的悲傷是真的。

***sthitvā kñāēā dhātimadhādatha tāmuvāca
premā tavāyamatulo ’nupadhirvaléyān
kāñēe ’tikāmini vabhūva kathaà dunoti
svāà svāàçca viçvasiti yo ’tyapade ’pyabhijiaù (39)***

天堂少女維持住那種情緒一會，隨後平靜而耐心地回答：“天真的人兒啊，施瑞•奎師那是個不羈的浪蕩子。你怎會跟這個色欲之人相愛？在這世上，你的純愛無與倫比。因為你的愛沒有原由，堅不可摧，它威力巨大，什麼都不能阻止。然而，那些忠于無價值對象的世故之人，只會給他們本人和親愛的人造成痛苦。”（39）

***saundaryya çauryya varsaubhagakérttilakñmé
pürēo ’pi sarva-guēa-ratna-vibhūñito ’pi
premāvivecakatamatvamasau vibhartti
kāmitva hetukamasau çrayituà na yogyaù (40)***

“讓我再對你多說點吧。沒錯，施瑞•奎師那齊備甜美、勇敢、無可匹敵的財富、名聲和其它富裕，祂點綴著所有珠寶般的品質所裝點；然而，祂有一個缺點，這缺點抵消了祂所有的富裕：祂無法辨識純愛這回事，因為祂有太多愛戀渴望。在這種人身上尋找庇護，永遠都不合適。”（40）

***tasmin dine bahu vilasya muhuù prakāçya
premā tvayä sarabhasaà rajanau tu kuije
saiketagämåjudhiyaà bhavatèà vidhāya
käicit paräà sa ramayankapaöé jahau tväm (41)***

“聽著，在那天，施瑞•奎師那以各種方式同妳玩樂。祂滿懷熱切地不斷向你展示一種假意的愛。但是，心地單純的女人啊，隨後那個虛情假意的騙子拋下你，去跟別的年輕女人享樂，即使祂早已安排那個夜晚與你在小樹林相會。”（41）

***yattvaà tadä vyalapa eva sakhé studenté
vallèù patatri vitatérapì rodayanté
sarvaà tadäli! nibhâtaà mayakänyabhäli
vaàçevaöa-sthitatayä valitäruñaiva (42)***

“聽到你的悲泣，你的女友們都很難過，甚至林中的爬藤、獸類和鳥兒也在痛苦中哭泣。在那一刻，我心中也充滿痛苦，因為當時我正藏在笛子榕樹觀望。”



當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體驗到與施瑞•奎師那的分離時，她心中

升起了最高的分離情感（*mohanākhyā-mahābhāva*）。在《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Çré Ujjvala-nélamaëi*》（*Sthäyë-bhāva-prakaraëam*）中說道，最高的分離情感（*mohanākhyā-mahābhāva*）令宇宙如此激動不安，甚至非人類的物種都哭泣。正因如此，施瑞•奎師那在這裏（詩節42）說，樹木、爬藤和鳥兒也在哭泣。

在《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2.43）中有云：

*akaitava kãñëa-prema, yena jämbunada-hema,
sei premä nãloke nä haya
yadi haya tära yoga, nä haya tabe viyoga,
viiyoga haile keha nä jéyaya*

“對奎師那的純粹奉愛，如同占布（Jambu）河中的純金，在這個人類世界根本不存在。若它在世間顯現，則不會有分離；若有分離，生命將不復存在。”（42）

***räse tathaiva viharannaparä vihäya
prema tvayaiva sahasä prakaoëcakära
sthitvä kñäëaà sa bhavatémamucadvanänta
rekäkinëà ratibharaçramakhinnagätrem (43)***

天堂少女接著說道：“在茹阿莎（之舞）的那個夜晚，

奎師那拋下所有美麗的巴佳女友（vraja-sundaris），帶走了你，與你玩樂，對妳表示深厚的情感。然而，短短一會兒後，當你在情意綿綿的愛戀玩樂中疲累之時，祂突然離去，留下你孤身一人在森林中。”（43）

***tarhi plutaà vilapitaà gahanä ca mürcchä
ceñöpyatibhramamayé tava yadyadäsét
vyäpyaiva hä bahujanüàñi hädi sthitaà me
tat kañöamañöavidhayaiva tanoù prakâtyä (44)***

“那一刻，你展示了你身心的種種情形—你大聲痛哭，再三暈倒。你的動作表明了你所不知所措；這些動作都很反常。哀哉，這太痛苦了，我永遠無法忘記你當時的情形。甚至在將來的生生世世，我經過生老病死等生命的八個階段，你的痛苦仍會如同尖利的鐵矛，不停地刺痛我的心。”（44）

***devé jano 'smi hädi me kva nu kañöamäséd-
daiväd yaçasvini! vabhüva bhavaddidâkñä
mämägamayya vata säkâta kélaviddhäà
yasyästi naiva sakhi! nirgamane 'pyupäyaù (45)***

“充滿榮耀的人兒啊，我的心不應該感到痛苦。畢竟我是仙女。但是，唉，在某些不吉祥的時刻，見你的渴望突然進入我心中。女友啊，那渴望帶我來到這裏，現在它就如同尖利鐵矛刺痛我的心，我完全不能消除這種渴望。”



爲了測量聖茹阿迪卡對祂的愛有多深，施瑞•奎師那譴責自己。祂明白，如果聽到對祂的這種批評之後，茹阿迪卡的愛既不動搖，也絲毫不減，那麼她的愛的超卓性將確立在這世間。施瑞•奎師那這樣說的目的是，品嚐祂戀人們之中的瑰冠寶石—聖茹阿迪卡真摯而神聖的內心所流淌出來的，帶有純愛芬芳的甘露般話語。

(45)

***sandānitaà tvayi mano na divaà prayātuà
sthātuīca nātra tilamātramapētthamēñōe
udghūrēate pratipadaà na padaà labheta
adyābhavaà tvayi cirātprakaōé kātātmā (46)***

“朋友，”仙女繼續說道，“看到你在受苦，我的心緊緊與你的心相連，我無力返回天堂星球。同時，由于心中承受如斯沉重的悲傷，我也無法留在這裏。因爲我不得安寧，於是我來見你，向你表達我心意中反復出現的林林種種所引發的情感。” (46)

***kãñëät punarvahu vibhemi na dharmaloka-
lajje dayädhvani kadäpi na pänthatäsya
bällye striyästaruëimanya cirädvãñasya
vatsasya madyamanu yo vyadhitaiva hiäsäm (47)***

“更有甚者，我很懼怕施瑞•奎師那，因為祂沒有宗教感，或道德原則，祂也不怕公眾非議。祂心腸很硬，從未步入仁慈之路。當祂只是個小嬰兒時，祂殺死了一個女人，女魔普塔娜。青年時，祂殺死維沙蘇茹阿公牛，少年時祂殺死瓦特薩蘇茹阿牛犢。因此，正如你所見，祂自幼便從事暴力而非宗教的行爲。”（47）

***gändharvikäha subhage! tvayi käpi çaktir-
äkarñiëé kila haräviva santatästi
yannindasi priyatamaà tadapi prakämaà
maccittamätmani karoñyanuraktam eva (48)***

當聖茹阿迪卡聽到仙女對奎師那的這番批評言辭時，她說：“最幸運的人兒啊，施瑞•奎師那是我生命中的最愛。他那吸引我心的能量無與倫比。雖然他屢次傷我的心，我也無法切斷心中對他的依戀。由于他的不當行爲，我常常

決心不搭理他，但是當我再次看到他時，我忘記了一切。在你身上，我看到一種力量，跟我在奎師那身上看到的類似，因為儘管你在批評巴佳王之子(Çré Vrajarāja-kumāra)，我對他珍而重之，遠勝我自己的生命百萬倍，但是你仍然吸引我的心，令我為你著迷。喜愛一個批評自己心上人的人，這的確不尋常，除非他受到超凡能量的控制；那麼，這事也可能會發生。無條件之愛的本性就是這樣，它一旦顯現，便不能輕易摧毀。這種愛如此堅貞，如此壯闊，從不動搖，甚至在聽到對心上人的批評後，這種愛也不會消失。”



在《永恒的柴坦亞經》中以這個詩節解釋了這一點：*akaitava kâñhëa-prema, yena jämbunada-hema, sei premä nâloke nä haya / yadi haya tära yoga, nä haya tabe viyoga, viyoga haile keha nä jéyaya*. 前面詩節42已經給出了其含義。(48)

***tvaà me sakhé bhavasi cenna divaà prayäsi
nityasthitià vrajabhuvéha mayä karoçi
tat premaratnavarasampuöamudghaöayya
tvää darçayämi tadâte na samädadhämi (49)***

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繼續道：“美麗的女友啊，你若當

真視我爲你的朋友，就不要回到天堂星球了。跟我一起，一直留在這塊巴佳之地，然後我便能打開我的珠寶盒，向你展示令人驚奇的純愛珍寶。僅僅通過談論，無法明白我和奎師那對彼此具有的那種純愛（prema）。只有通過覺察方可理解它。若你不跟我住在一起，我將如何令你明白這種純愛，我將如何消除你的疑惑？跟我待在一起吧，我會令你清楚地明白，即使是因爲奎師那我受了很大的苦，爲何我仍然無法對他置之不理。”（49）

***hantādhunāpi nahi viçvasiñi prasēda
dāsē bhavāmi kimu mää nu sakhēà karoñi
tvaà çādhi sādhu dhinu vā tuda vā gatirmme
rādhe! tvam eva çapathāà karavāēi viñēou (50)***

當假扮的施瑞•奎師那聽到聖茹阿迪卡的這番話，祂說道：“唉，唉，即使我們現在彼此相識，你仍然對我缺乏信心。茹阿姐，你想讓我成爲你的朋友，但那是遙遠將來的事。現在，我只是你的女僕。請悅納我，以各種方式控制我。茹阿姐啊，我向主維施努發誓，無論你懲罰我或對我仁慈，你都是我唯一的庇護者。”



這裏施瑞•奎師那的話完全是真的。這是因爲，沒有相聚的最

高情感（*mādanākhyā-mahābhāva*），便不可能實現與超然愛侶情悅之王（*çāigāra-rasa-rāja*）施瑞•奎師那玩樂的無邊願望。（50）

***vaktuà tadā pravavāte vāñabhānunandi-
nyākarēya tādā vividiñāmiha ceddadhāsi
premeyadevamidam eva na cedametat
yo veda vedavidasāvapi naiva veda (51)***

維沙巴努之女聖茹阿迪卡聽到這番話時，她說：“噢，我的朋友，如果你想聽聽我的純愛，那麼聽著：任何人說著‘這是達到純愛的程度’，‘這是純愛’，‘這是純愛的本質’或‘這不是純愛的本質’，他都對純愛一無所知，哪怕他們已經研習了韋達經和其它所有經典。”



純愛的本質無法用語言解釋。的確，只要有頭腦而藉此仔細研究純愛，純愛便不會展示于內心。思索純愛本質的人仍然不够格，哪怕他只思索這一件事。純愛完全超越其它所有東西。它是 *sva-samvedya*，意思是只能經由自身來體會。如果內心還有其它傾向，不完全是爲了心上人的快樂，那麼純愛便不會顯現。純愛就是全心全意地想著怎樣令心上人快樂——“我這樣做，心上人會開心嗎？”別無其它。在這種情形下，不會有其它的考慮。一個僅是思索純愛的人無法覺悟到它，一旦得到純愛便不會注意別的事物。通

過思索可能會覺悟所有的經典，但覺悟不到純愛。（51）

***yo vedayedvividīñuà sakhi! vedanaà yat
yo vedanā tadakhilāà khalu vedanaiva
premā hi ko 'pi para eva vivecane sa-
tyantardadhātyalamasāvavivecane 'pi (52)***

“朋友啊，假使某人想要領會純愛的本質，即使他本人對此沒有覺悟，他却試圖向另外一個人解釋。在這種情況下，試圖解釋純愛的那個他是騙人的，從那些言詞所得的任何覺悟都只是欺騙。純愛是最超卓的命題，無法用言語來描述。一旦對其進行分析，它就會消失，如果彰顯它，它甚至會隱藏的更深。”



純愛是無與倫比的，它只能經由自身來體會。語言無法闡明它，內心未展示純愛的人，從他那裏聆聽，無法明白純愛。試圖理解或解釋純愛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對純愛的理解純粹仰賴對它的體驗。

分析純愛時，它便會消失—前面詩節的解釋已討論過這一點。它不會顯現在試圖分析它的人心中。如果純愛在心中覺醒，但後來分析純愛的智慧繼後出現，純愛則無法留在心裡。

一個人可能絲毫沒有分析純愛的傾向，但是，除非他冥想自己的舉動是否取悅施瑞•奎師那，否則純愛也不在其心中展現。現在，

即使可能絲毫沒有分析純愛的傾向，但除非冥想自己的舉動是否取悅施瑞•奎師那，否則純愛也不在其心中展現。這是因為，只有在這樣的人身上才能找到純愛：他深藏心內的自然傾向就是，一舉一動皆是為了施瑞•奎師那的快樂。除非冥想自己的舉動是否取悅施瑞•奎師那，否則心中不會泛起只為奎師那的快樂而行事的傾向。在那種情形下，只會出現為滿足一己快樂的活動傾向，純愛便無法出現。（52）

***dvābhyā yadā rahitam eva manaù svabhāva-
siāhāsanopari virājati rāgi çuddham
taccēñōitaiù priyasukhe sati yatsukhaà syāt
tacca svabhāvamadhirūòhamavekñāyet tam (53)***

“當心中充滿對奎師那滿懷情感的依戀（raga），即一種自然作主的情感，其中除了給心上人帶來快樂，再沒有其它願望。當令心上人快樂時，即使內心傾向既不刻意考慮該怎麼做，也非漠不關心，都自然而然地感到快樂。這時候，在其固有活動中，純愛已清晰可見。”



當純愛出現時，便展示出特別的情形，比如心中滿是依戀（raga）。一旦得到心上人的情感，通常令人痛苦的事情，却會體驗為快樂。這是對心上人強烈依戀（pranaya）增長的結果。相反，

若得不到心上人的情感，通常令人快樂的事情，却會察知為痛苦的原由。內心的這一狀態謂之依戀（raga）。《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 *Cré Ujjvala-nélamaëi*》（14.126）描述了依戀的徵兆，如下所示：

*duùkhamapyadhikaà citte sukhatvenaiva vyajyate
yatastu praëayotkarñätsa räga iti kërtyate*

“當強烈的依戀達到狂喜之時，以致內心甚至把極度痛苦體驗為快樂，這謂之raga（依戀）。”

當純愛出現時，心中也會產生其它情形。在那時，內心變得淨化，除了渴望令心上人快樂的願望之外，心內再無其它願望。此外，既不會疏忽心上人也不會刻意冥想服務他。這是因為對他的服務將會自然顯現。在那時，心中沒有獲取純愛知識的任何傾向。

心中的這些情形一定是自然出現。無法刻意製造出純愛。當十三種狂喜極樂徵兆（*anubhavas*）或八種狂喜極樂徵兆（*sättvika-bhava*）自然展現時，便可察知純愛的存在。沒有其它方法察知純愛。下列徵兆揭示了一個人的心中已經出現了純愛：看到心上人快樂，自己也自然而然地心花怒放。那種快樂令十三種狂喜極樂徵兆（*anubhavas*）和其它超然情感展現。（53）

*lokadvayät svajanataù parataù svato vä
präëapriyädapi sumerusamä yadi syuù*

kleçästadapyatibalé sahasä vijitya

premaiva tän hariribhäniva puñöimeti (54)

“正如獅子擊敗大象後，以吃掉大象來滋養自己，同樣地，這種威力極強的純愛通過征服無數艱難困苦來滋養自身，這個世界、其它星球、家庭成員、敵人、自己的身體或與身體有關的事物等等狀況造就的苦難，或甚至是由心上人造成的麻煩，就如同不可逾越的蘇梅茹山一樣。”



聖茹阿迪卡在解釋純愛天生免于各種障礙。純愛一旦顯現，哪怕成千上萬的障礙也無法阻擋它。在這種純愛之中，沒空關心世俗舒適、宗教職責、居于天堂等等。對家人的指責、敵人的辱罵都聽而不聞，甚至都忘了保護自己的身體。純愛絕對沒有阻礙。甚至戀人漠視心上人的愛，自己試圖終止這純愛，這都不成爲純愛的阻礙。《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63）中，如下描述了純愛的徵兆：

sarvathä dhvaàsa-rahitaà satyapi dhvaàsa-käraëe

yadbhävabandhanaà yünoù sa premä parikérttitaù

“縱使種種原因都破壞不了讓年輕情侶依依廝守的深厚情感，這種情感叫做純愛（prema）。”

實際上，各種各樣的困難滋養了純愛，而不是阻礙了它。如果湍急的河流受到阻塞，水流會越過阻礙，威力加倍地流動。同樣道理，對心上人的依戀與所碰到的障礙成正比增加。結果，純愛的力量便增長百倍。

大聖人巴茹阿特•牟尼，他是情悅相關經典的原初靈性導師，他如下解釋了這一現象（引自《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20））：

*bahu väryate yataù khalu yatra pracchannakämukatvaà ca
yä ca mitho durlabhatä sä manmathasya paramä ratiù*

“社會和宗教強烈反對這種純愛，在這種純愛之中，愛人（*nayaka*）和摯愛（*nayika*）必須藏起他們的情意願望，很難得到愛意結合，這稱爲至尊強烈情感（*manmatha-sambandhita paramä préti*）。”

因此，可見種種障礙正是滋養了純愛，而不是遏制了純愛。
（54）

*snigdähägäkántiratha garvadhara 'tyabhéto
viçrambhavän svapiti kià gaëayedasau tän
kaëöhéravaù çuna iväbhibhavan sarägasteñveva
räjatitamää tamaséva dépaù (55)*

“驕傲的、信心滿滿的、優雅的獅子不受打擾，毫無恐懼地睡覺。同樣地，純愛滿溢著情感、由于怒氣（mana）的產生而展示驕傲，並到達強烈依戀（pranaya）的階段時，它便堅不可摧。在那種純愛中，擁有感的驕傲—‘他是我的，他是專屬於我的心上人’—堅定地處于戀人的心中。”

“正如獅子認為狗微不足道，因此純愛也視狗一般的阻礙微不足道。正如燈光在黑暗中愈加明亮，因此純愛的榮耀面對阻礙時愈加彰顯。征服了阻礙，純愛比以前更為燦爛奪目。如此，它永不消失。”（55）

***lāmpaöyato navanavaà viñayaà prakurva-
nāsvādayannatimadoddhuratàà dadhānaù
āhlādayannamātaraçmiriva trilokéa
santāpayan pralayasūrya ivāvabhāti (56)***

“朋友，通過情意綿綿的願望，這種純愛使人不斷以全新而新鮮的方式品味心上人。如同月亮，它以超凡的陶醉，取悅了三界，在宇宙毀滅之時，它也像太陽一樣燃燒。”



這裏的意思是，戀人（nayaka）對衆多心上人（niyikas）的愛意深情如此之深，以致他生出一種渴望，想要越來越多的心上人。對這種新情感的品味，令戀人極為喜悅。當戀人去另一位心上人那

裏時，這種愛意深情令心上人感到與戀人的分離。她想著過去將來與戀人相聚的歡樂，于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歡樂之洋中。正如月光令三界清涼，愛人和被愛相聚時存在的這種純愛，它所營造的歡樂無法用語言描述。在那一刻，愛人和被愛感到三界充滿歡樂。然而，在與對方的分離狀態中，這種純愛所給予的痛苦，大過森林之火百萬倍，仿佛一切都在燃燒。（56）

***enaà vibhartti sakhi! kaù khalu goparājasūnà
vinā tribhuvane taduparyyadho 'pi
premāēamenamalameādāço 'nvavindannatraiva
goñōhabhuvi káčcana tårtamyät (57)***

“我親愛的朋友，在整個宇宙之間，上至如瑪哈（Mahah）那樣的高等星系，下至如茹阿沙塔拉（Rasatala）那樣的低等星系，除了巴佳王之子施瑞•奎師那，誰還配受這種純愛？只有在這片巴佳之地，一些眼睛如同鹿兒一樣的女孩，依據她們各自不同的情感（bhavas），品味著這種純愛。”



當一個人全然獨立，且沒有挂念之時，當他全然放棄來自職責的驕傲之時，方可得到純愛。沒有凡人能夠擁有純愛，因為這樣的人總是被時間、業報活動、假像、感官等等所控制。因此，他無法

平和地感到對任何人的愛。

至尊主的所有形象，自形態化身 (*guëa-avatāras*) 和人格化身 (*puruñaaavatāras*)，至靈性天空的主拿拉央那，全都至尊獨立，但祂們從事一些諸如創造物質世界、救贖奉獻者和建立宗教等活動，祂們全都帶著至尊主的身份。祂們無法單是愛某人，因為祂們無法擺脫對這些職責的渴求，哪怕是片刻，祂們也無法放棄自己的富裕。施瑞•奎師那的化身，比如瑪圖拉之王 (*Çré Mathuränätha*) 和杜瓦爾卡之王 (*Çré Dvärakänätha*)，也不能展示真正的愛意情感。然而，巴佳王之子施瑞•奎師那不是國王，祂是國王之子，是一位王子，因此祂完全無憂無慮。當祂與某人相愛時，祂忘記了一切，甚至忘了祂是至尊主。唯有祂有能力真正愛某人。

此外，如果一個人心裏藏有一絲欲望或些微考慮因素，渴死她自己個人的快樂，她就無法成為真正純愛的人 (*premika*)。這種情感只能在巴佳的牧牛姑娘身上找到，因為她們放棄了一切，包括她們的社會職責和義務、韋達經中描述的宗教原則、她們的羞恥心、耐心和身體舒適，她們的靈性快樂只是為了奎師那的快樂而服務祂。她們也放棄了與朋友、親戚和家庭成員的關係，縱使她們千夫所指。因此，唯有巴佳的美麗女孩們能夠純粹地愛奎師那。(57)

***premā hi kāma iva bhāti vahiù kadäcittenämitàä
priyatamaù sukham eva vindet
premeva kutracidavekñyata eva kāmāù***

kãñëastu taà paricinoti balät kalävän (58)

“有時，純愛外在展現為如同超然的色欲（*kama*），被愛之人施瑞•奎師那，從其中得到無盡的歡樂。有時，僅是色欲也被描繪為純愛。只有所有技藝的居所，聰慧人物中的瑰冠寶石，施瑞•奎師那，能夠明白其真正的本質。”



滿足一己感官的欲望叫做色欲，或者卡瑪（*kama*）。在純愛中，沒有絲毫一己感官享樂的欲望，人們只是為了施瑞•奎師那的滿足而努力籌劃。在純愛的世界裏，巴佳美麗女孩的愛處於最高的階段，稱為至高狂喜極樂之愛（*adhirüòha-mahäbhäva*，阿迪茹達-瑪哈巴瓦）。《永恆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4.171-2）中說道：

ataeva käma-preme bahuta antara

käma—andha-tamaù, prema—nirmala bhäskara

ataeva gopé-gaëera nähi käma-gandha

kãñëa-sukha lägi mätra, këñëa se sambandha

“色欲和純愛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色欲是沉沉的黑暗，純愛則如同純粹的太陽。牧牛姑娘沒有絲毫色欲。她們與奎師那的關係，完全基于給奎師那帶來歡樂。”

有些動作，比如擁抱和親吻，在色欲和純愛中都很常見，因此

外在看來，它們很是相似，但實際上，其真正本質却截然相反。在《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āmāta-sindhu*》(1.2.283-4)中，也說道：

*premaiva gopa-rāmāēā kāma ity agamam prathām
ity uddhavādayo 'py etaà vaichinta bhagavat-priyāu*

“巴佳美麗女孩的純愛以這種方式展示，看起來如同色欲。聖烏達瓦和主的其他親密奉獻者祈求得到這種色欲般的奉愛 (*kāmarūpā-bhakti*) ”

巴佳美麗女孩的純愛，看似色欲，却令施瑞•奎師那極度喜悅，奎師那是品嚐超然甘露者之中的頂尖者。這是因為，愛的本質是，戀人總是渴望看到心上人快樂。如果這種情感沒有展示，那麼愛就不復存在。因為巴佳美麗女孩不渴求自己的快樂，當她們給奎師那以快樂時，喜樂波浪展現在她們的肢體上。她們清潔身體，以美麗的衣服和飾物打扮自己，唯一的目的是給奎師那帶來滿足。在《阿迪往事書*Ādi Purāēa*》中說道：

*nijāgam api yā gopyo mameti samupāsate
tābhyaù paraà na me pārtha nigūḍha-prema-bhājanam*

“普爾塔 (*Pāthā*) 之子啊，這些牧牛姑娘裝扮自己的身體，因為她們認為這些身體是我的。她們是深切純愛最大的儲庫，無人能

及。”

在《永恒的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4.191-2，195）中也說道：

*āmāra darçane kãñëa päila eta sukha
ei sukhe gopéra praphulla aiga-mukha
gopé-çobhä dekhi' kãñëera çobhä bāde yata
kãñëa-çobhä dekhi' gopéra çobhä bāde tata
ataeva sei sukha kãñëa-sukha poñe
ei hetu gopé-preme nāhi kāma-doñe*

【牧牛姑娘們想道：】“施瑞•奎師那看到我們，從中得到很多的歡樂。”因此她們的臉龐和身體如花綻放。當施瑞•奎師那看到牧牛姑娘的美麗時，祂的美麗增長了，然後牧牛姑娘的美麗增長了，她們看到奎師那愈發美麗.....牧牛姑娘的快樂滋養了奎師那的快樂，因為她們的純愛完全免于色欲之誤。

當有人炫耀她們的色欲，當作純愛時，施瑞•奎師那并不滿足，祂也不受其控制。在含有色欲的純愛中，施瑞•奎師那也找不到快樂。當杜瓦爾卡王妃們的純愛之中，混有滿足自己感官的欲望時，其純愛無法控制奎師那，《聖典博伽瓦譚》（10.61.4）中也解釋了這一點：

smäyāvaloka-lava-darçita-bhāva-hāri

*bhrü-maëðala-prahita-saurata-mantra-çauëðaiù
patnyas tu çòðaçà-sahasram anaiga-bäëair
yasyendriyaà vimathitum karaëair na çekuù*

“施瑞•奎師那的一萬六千個王妃，她們笑盈盈的瞥視，舞動的迷人眉毛，這些都如同精于愛意通訊的丘比特之箭，但甚至這些都無法迷住祂的感官。”（58）

***kãñëántikaà sakhi! nayäçu nikämataptäà
mämiyudäharati kintu tadätmajena
kämena tatsukhaparaà dadhaté svabhävädeva
svacittamayamatra na käminé syät (59)***

聖茹阿迪卡繼續說：“朋友，當一個年輕女人說著，‘我在色欲之火中燃燒；請快些把我帶到我的生命之主那裏，’不能稱她是色欲的，因為那一刻，她心中的本質是堅定地專注于給心上人帶來快樂。所顯現的這種熱烈情感是爲了給心上人帶來快樂，因此不能稱之爲純粹完全的色欲（kama）；相反，它是真正的愛，或純愛（prema）。”（59）

***premãmbudhirguëamaëékhanirasya çäöhya-
çäpalyajaihmyamakhilaa ramaëéyam eva***

premāḁam eva kila kāmamivāiganāsu

sandarçayan svamudakarçayadeva yastāu (60)

“朋友啊，主巴佳王之子既是純愛之洋，又是珠寶般品質的寶藏。他的欺騙、詭計多端、狡猾以及其它這樣的品質都極為迷人。他在她們面前把他的純愛呈現為色欲，想到這樣增加女人們對他的愛。”



巴佳王之子施瑞•奎師那的形象由純粹甜美組成。甚至在祂殺死惡魔的逍遙時光中，展示富裕之時，祂那偷人心神的甜美情感也出現了。因此，奎師那的詭計多端、狡猾等情感都是甜美的。施瑞•哥文達的形象充滿情悅 (*rasa*)，祂所有肢體的動作都導致喜樂的波浪升起。通過狡猾、詭計多端以及其它品質，祂增加了其摯愛牧牛姑娘的愛。如果施瑞•奎師那不展示狡猾等品質，牧牛姑娘的愛就不會展現出勢不可擋的強烈情感 (*vyabhicāré-bhāvas*) 波浪和其它超然狂喜情感，還有嫉妒 (*khaḁḁita*) 境界等等。如此，她們的愛的偉大之處就不會在這世間彰顯。施瑞•奎師那顯示祂渴望與摯愛的牧牛姑娘相會，這樣給她們的心帶來無盡的喜樂。當她們把一切所有供獻與祂，以此想要令祂快樂時，施瑞•奎師那展示了祂熱切於全面享受那種供奉的渴望。施瑞•奎師那是純粹善良的人格化身，祂自發生出一種渴望，與祂的奉獻者進行愛的交流。否則，愛不會增長。(60)

***kä väiganäu çatasahasramamuñya kāmāparyyāptaye
madakaläu prabhavantu yattäu
premā tadatra ramaëñvanupādhireva
premaikavaçyatamatä ca mayānvabhävi (61)***

成千上萬個陶醉于青春色欲中的美麗女孩，能够通過各種努力滿足施瑞•奎師那愛戀相聚的願望嗎？施瑞•奎師那是自我滿足的（*ätmārāma*），免于物質欲望的（*āptakāma*），因此沒有人能通過色欲迷住祂。祂只受控于純粹的愛（*prema*）。因此，施瑞瑪緹•茹阿迪卡說：“朋友，留在聖溫達文吧。自己來體驗巴佳女孩（*vraja-ramaëés*）對奎師那的這種純愛，是如何免于任何個人快樂的渴求，以及施瑞•奎師那是如何只受控于這種純愛的。”（61）

***tatrāpi mayyatitarāmanurajyatēti
lokapratētirapi na hyanātä kadāpi
yat prema merumiva me manute paräsāà
no sarñapaistricaturairapi tulyameñhäu (62)***

“雖然巴佳衆青春美麗女孩的純愛是無條件的，但每個人都知道，相比其他所有人，施瑞•奎師那對我的依戀更

多。的確，這是真的，因為施瑞•奎師那感到我的純愛如同蘇梅茹山一樣無邊無垠，其他女孩的純愛就像一點點芥末籽。”



除了在巴佳，其它地方都看不到真正純粹的愛（prema）。有時杜瓦爾卡王妃們的純愛混雜著色欲，但巴佳美麗女孩的純愛總是免于口是心非以及任何個人欲望。因為這個緣故，只有巴佳美麗女孩的純愛達到了最高情感（瑪哈巴瓦mahābhāva）的水平。《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156）中描述了這一點：

*mukunda-mahiñévāndairapyasāvati-durlabhaù
vrajadevyekasaàvedyo mahābhāvākhyayocyate*

分離的最高情感（Modanākhyā-mahābhāva）只可能存在于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那組牧牛姑娘身上，比如聖拉麗塔。不可能存在于其他牧牛姑娘身上。《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14.176）解釋了這點：rādhikāyūtha evāsau modano na tu sarvataù。

相聚的最高情感（Mādanākhyā-mahābhāva）只存在于聖茹阿迪卡身上。其他任何人都沒有。《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Sthāyē-bhāva-prakaraëam14.219）中也說道：

sarvabhāvodgamollāsé mādano 'yaà parātparaù

räjate hlädinésäro rädhäyāmeva yaù sadā

因此，通過思考純愛的真正本質便能够總結出，聖茹阿迪卡的愛是最高的。（62）

***premānurūpamayi rajyati yat parāsu
rāgānurūpamiha dévyati nāparādhyet
daivādvyatikramamupaiti kadācidasmāt
nāsau sukhé bhavati tena ca mää dunoti (63)***

“朋友啊，施瑞•奎師那對其他摯愛們的迷戀，以及與她們的玩樂，僅達到她們對祂的純愛的程度。這不是施瑞•奎師那的錯。如果有牧牛姑娘不斷違反這一原則，那麼施瑞•奎師那便不會滿意，並且我也會感到難過。”



如果施瑞•奎師那對牧牛姑娘顯示更多的情感，或與牧牛姑娘嬉戲多過她對祂的情感，祂將不會快樂。因為這樣一位摯愛(nayika)不能滿足祂的期望，祂將變得不開心。當祂感到難過，施瑞瑪緹•茹阿迪卡也感到難過。（63）

***saiketagāmapi vidhāya madekatāno
mää nājagāma yadihābhavadantarāyau***

***ruddhaù kayäcidanurodhavaçät sa reme
mad-duùkha-cintana davärddita eva rätrim (64)***

“當施瑞•奎師那表示我應當與他相會時，我去到我們指定的相會地點。但若他沒有到那裏，只是由于一些阻礙。儘管他全然爲我著迷，但由于另一個美麗女孩的請求，他仍然與她嬉戲。但是這樣做他不會感到快樂，因爲整個夜晚，回想我的痛苦之森林大火令他悲傷。”



聖茹阿迪卡與施瑞•奎師那分離時所感到的痛苦令整個宇宙淹沒在悲傷的海洋之中。當施瑞•奎師那被其他任何女孩直接擁抱時，祂記起聖茹阿迪卡與祂分離的悲傷而暈倒。在《超然世界的璀璨寶石》（Sthäyë-bhäva-prakaraëam14.181）中描述了這一點：
atränubhävä govinde kântäçliñöe 'pi mürccanä。正是這個原因，聖茹阿迪卡說：“當施瑞•奎師那去別的女孩那裏時，他不會平靜，因爲他想著我的不愉快。”（64）

***tenaiva me hädi mahädavathurvabhüva
madveçabhüñaëaviläsaparcchadädi
tanmodakâdviphalatämagamat kimadyetyäkranditaä
yadapi tarhi tadanvabhüstvam (65)***

“朋友，當他跟巴佳別的年輕女孩嬉戲時，他想著我的痛苦，我的心意因此也被他的不愉快所折磨。當那些發生時，我哭著：‘一切—我的穿著、打扮、風情和我美麗的外表都是無用的。唉，唉，它們無法給奎師那帶來快樂。’”

“你已經聽過我在這種時刻的哭泣。”（65）

***prätastamatyanunayantamatarjjayaà bhostatraiva
gaccha sukhamäpnuhi tat punaçca
roñaù sa tatsukhaparaù priyatottha evetyälocaya
vrajabhuvo 'pyanurägacaryyäm (66)***

“當施瑞•奎師那第二天早晨來到時，哀求我原諒他，我憤怒地責罵他：‘回你摯愛的情人那裏去，跟她再多享受些吧！’這種憤怒其實是爲了施瑞•奎師那的快樂。內在地，雖然我自問他爲何去一個找不到快樂的地方。我的憤怒只是因爲純愛，它全由令奎師那快樂的全部努力組成。按照這種考慮因素思索聖溫達文的愛戀事件。這些事件是超然的，是最令人驚訝的。”（66）

***adyotayaà muhurañaà nijakämam eva
kià mäà vihäya ramayasyaparäà çäoheti
väcä sa cäpi ratichnajuñä svamürtyä***

vyajyaiva kāmamatha mantumurécakāra (67)

“你這個流氓，爲何這樣丟下我，去跟別的女人玩樂？’以這種語言，我不斷表達我自己對於玩樂的渴望。藉由他超然身體上的愛痕令他的貪歡行爲顯而易見，因此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錯誤。”（67）

***premā dvayo rasikayorayi dépa eva
hādveçma bhāsayati niçcala eva bhāti
dvārādayaà vadanatastu bahiñkâtaçceta
nirvāti çéghramathavä laghutämupaiti (68)***

“我的朋友啊，純愛就像一盞燈。品味甜美情悅的愛人和心上人就像一間房子，嘴巴就像一扇門。在純愛只照亮一間房時，它會保持穩定，但如果允許燈光照到房門外，它將迅速黯淡，或甚至熄滅。”



如果以這樣的語言來表達：“我深深地愛著你”，那麼純愛不會持續強烈；相反，它會減弱。（68）

***antaùsthitasya khalu tasya rucicchaöökñi-
vätäyanādadharaçcetaàdalaläöavakñau***

***cāru pradépya tadabhijājanaà svabhāso
vjāpayedapi vilakñāeatāmupetāu (69)***

“愛人和心上人心房中的純愛之燈的燿燦，通過他們窗戶般的眼睛柵格閃耀。它以奇異的方式，照亮了他們的嘴唇、雙頰、前額和胸膛，并把其獨特和難以表述的美麗，揭示給純愛本質經驗豐富的人。”



用言語來表達純愛并不合適，因為言語會使其強度減弱。但是，即使不用言語來表達純愛，在面對純愛的對象時，純愛也無法遁形。當純愛在心中顯現，那麼其眼睛、雙頰、嘴唇和前額都如花綻放，并顯現一種前所未有、容光煥發的心情。（69）

***kāntena kintu bahuvallabhatājuñāsyaṭ
niñkrāmito 'pi sa muhurnahi yāti çāntim
mitthyaikabhāñāēapaōutvamayé prathāsya
kāmaà diçed yavanikeva pidhāya taà drāk (70)***

“衆多年輕女人的戀人，施瑞•奎師那，曾對我說：‘我親愛的，我非常愛你。唯獨你是我的生命。’雖然他不斷以這種言語展示純愛，但我的愛却沒有減少。施瑞•奎師那的天性是，以簾子一般的話語遮蓋他的純愛，這樣他的純愛

就立刻看似色欲。他就是這樣展示色欲的。”（70）

***tvayyeva me priyatame 'nupamo 'nurägau
svapne 'pi vastumaparä kimu hädyapëñöe
itthaà harirvadati mänavatéu sadänyä
mäà khaëditäntu raticihnabhådeva vakti (71)***

“當施瑞•奎師那的其中一位心上人開始生氣時，他告訴她：‘噢，我的心上人，我唯獨愛你。其他任何年輕女孩能在我心中有一席之地嗎？’當我看其他戀人在他身體上造成的印記，我變得嫉妒（*khaëdita*），他也以類似性質的話語來安慰我。”（71）

***madvaktranetra-suñamä-samamädhuréka-
saundaryyavarëanabaladvijihërña eva
präëästvam eva hi mameti vadan vyanakti
na prema tat sadapi kintviha kämam eva (72)***

“在這種情形下，施瑞•奎師那榮耀我臉龐和眼睛的美麗、無比的優雅和甜美，他強烈熱切渴望與我玩樂，因此他這樣對我說：‘唯獨你是我的生命。’他以這番談論來掩蓋他對我的純愛，代之以展示色欲。”（72）

***santapyate yadi punarvirahägnipuijairutkaëöhayä
culukitau svagabhérimäbdhiù
prema vyanakti dayitäpi girä yathaiva
yat te sujätacaraëämburuheti padye (73)***

“噢，朋友，儘管所有這些，若一位心愛的牧牛姑娘在與施瑞•奎師那的分離之火中煎熬，若她的熱切將其矜持之洋蒸發為一掌心的水，她將通過言語展示她的純愛。”



在如下詩節中發現了其證據：

*yat te sujäta-caraëäambaruhaà staneñu
bhétäu çanaiù priya dadhémahi karkaçeñu
tenäöavémaöasi tad vyathate na kià svit
kürpädibhir-bhramati dhér-bhavad-äyuñäà nau*

Çrémad-Bhägavatam (10.31.19)

“深愛之人啊，我們害怕弄疼你極為柔軟的蓮花足，因此，我們把它輕輕放到我們堅硬的胸部。當你在森林中漫步，踩到尖利的石頭和鵝卵石時，柔軟的雙足不感到疼痛嗎？我們為你心如刀絞，你是我們的靈魂。”（73）

***tasmin mahāvīrasatātitamasyapāre
na prāēavāyurapi saīcarituà çaçāka
prema-pradēpavara etyati déptim eva
sneho nu yat pracuratāà cīramācīkāya (74)***

“雖然當一個人在分離之苦的黑暗中，生命之氣的運轉受阻，但深刻純愛之燈却以豐沛的情感作燈油，長久而明亮地閃耀。”



當這些巴佳美麗女孩在與施瑞•奎師那的分離中受苦時，她們的生命之氣無法留在體內；但與此同時它却沒有離開，因為她們無邊的情感令其純愛增長。（74）

***rāse mayaiva vijahāra vihāya sarvāstatrāpi
māà yadamucat çāēu tasya tattvam
premāmbudhervrajapurandanandanasya
mām eva manturadhikāà na kadāpi mantuà (75)***

“在茹阿莎之舞中，施瑞•奎師那放棄其他所有牧牛姑娘的陪伴，唯獨與我嬉戲，但後來他也離開了我，我會告訴你為什麼。巴佳王之子施瑞•奎師那沒有錯誤，他是純愛

之洋。他唯獨接受我為他的最愛之人。”（75）

***adhyäsya mämatulasaubhagadivyaratna-
siähäsanaà bahuviläsabharairvibhüñya
gacchan vanäd vanamaréramadeva kântä-
manyäà punaù smätipathe 'pi ninäya näyam (76)***

“這番話的依據是，當我們從一個森林漫步到另一個森林時，施瑞•奎師那將我置于無比幸運的神聖寶座上，以種種嬉戲逍遙時光為飾物來裝扮我，與我共享樂趣。那一刻他不記得其他的戀人。”

***kiicinmayaiva manasaiva vicäritaà ta-
rhyetaà mahotsava sudhāmbudhimatyapāram
naivānvabhünmam sakhétatirāvayouè sä
viçleñasaigaradhutä kva nu kià karoti (77)***

“那時，我開始想：‘唉，我的女友們沒能體驗到這種壯闊而深不可測的狂喜甘露之洋。她們在與我的分離高燒中煎熬，我不知道她們為了尋找我而在哪里游蕩。’”（77）

aträsvahe yadi punaù katicit kñäëstä

***älyo milanti rabhasädabhito bhramantyaù
ityabhyadhäà priyatamätha na päraye 'haà
gantuà muhürttamiha viçramaëaà bhajeva (78)***

“我的女友們在四處游走，如果我們在這裏坐上片刻，她們將很快到達這個地點并找到我們。’我這般想著，說道：‘我摯愛的人啊，我走不動了。讓我們在這裏歇息一會兒吧。’”

***tanme manogatamidaà sahasaiva sädhu
sarvaà viveda sa vidagdhaçiromaëitvät
cäturyya sampadatulo rasikägragaëyaù
kiicit sapadyatha hädaiva parämamarça (79)***

“當時，施瑞•奎師那完全瞭解我的內在情感，因為他是聰慧人物的瑰冠寶石（*vidagdha-çiromaëi*）。由于他極為機敏伶俐，且品味神聖甘露的能力無與倫比，他自己思忖，”
（79）

***etäà nayannupavane yadi vaàbhramëmi
sambhävitälyatirujä puruviddhacittäm
kià syät sukhaà yadi dadhe sthitimatra gopyaù***

sarvā mileyurapi tātū kuōilabhruvo mām (80)

etāā punaççiramanekamupālabheran

bhaigaçca sāmpratika kelirasasya bhāvē

sampatsyate 'dya nahi rāsavinodanātyāā

tāsu krudhā nijanijaā sadanaā gatāsu (81)

“若聖茹阿迪卡單獨與我漫步在森林，她感不到絲毫快樂。相反，她內心將充滿痛苦，因為她會意識到牧牛女友可能很悲傷。只要她內心受此痛苦，我們的相會就不會快樂。然而，如果我在這裏停留片刻，牧牛女友將會嫉妒我們在一起的這個事實。她們會彎起眉毛看著我，並指責聖茹阿迪卡，這樣就打斷了我們之間的愛心交換。那麼她們全都會怒氣衝衝地回家，我們也不能在今晚的茹阿莎之舞中盡情歡樂。”（80-81）

yat prārthitāā svakutukena purānayaiva

çaknoñi kiā nu kulajārvudalakñakoōēū

ālīgituā priyatam! kñāēamekanvi

tyāste didākñitamidaā mama pūrayeti (82)

tasmādīmāpī jahat palamātram eva

***nirdüñaëää vinayinéà prathamaà vidhäya
mantuà svamürdhdnyakhilam eva dadhämyäëésyää
täü snehayäni nikhilä api sarvathä syäm (83)***

“朋友啊，施瑞•奎師那然後便繼續想：‘以前，聖茹阿迪卡曾這樣請求：“心愛之人啊，我渴望目睹你如何同時擁抱無數貞潔牧牛姑娘。請仁慈地滿足我的好奇心。”如果不進行與牧牛姑娘們的茹阿莎之舞，聖茹阿迪卡的願望便不能實現。現在，若我離開茹阿迪卡片刻，那將會消除她因好運而起的驕傲。那會令她謙卑，并免于其他牧牛姑娘心目中的詬病。我將接受所有的責備。我將向巴佳的其他年輕女人表明，那都是我的錯，不是聖茹阿迪卡的錯。但如果我離開茹阿迪卡，我將不能服務她，因此無法報答她對我的情感。結果我將會虧欠于她，而所有牧牛姑娘會對她充滿友愛。’”（82-83）

***vaiçleñikajvaramapäramatulyamasyäü
sandarçya vismayamahäbdhiñu majjitänäm
svapremagarvamapi nirdhunavänyathainä
ntäbhirmahädhikatamämanubhävayämi (84)***

“通過揭示茹阿迪卡與我分離之時，所感到的無邊無

際、無與倫比的痛苦，我會將其他巴佳女孩投入驚奇之洋。那時候，她們將會明白茹阿迪卡對我的純愛之深度，當她們認為我愛她們勝過其他任何人時，這將會消除出現在她們內心的驕傲。之後，所有的牧牛姑娘都將堅信，聖茹阿迪卡是至尊而不可比擬的。”（84）

***sambhoga eña sakalādhika eva vipra-
lambho 'pi sarvaçatakoöiguëādhiko 'stu
täbhyäà çuciù paramapuñöimupaiti cäsya-
ntä hrepayatvalamimäntu gurükarotu (85)***

“所有其他青春美麗的女人都會明白，正如相聚甘露（*sambhoga-rasa*）在聖茹阿迪卡身上達到絕對頂點，因此她與我的分離情感也是無與倫比，遠高于所有其他牧牛姑娘的。這種情意綿綿之愛的超然情悅，唯有在茹阿迪卡身上，才會因與我相聚和分離而滋養至頂點。如此，其他巴佳女孩將會羞愧，她們無疑會視茹阿迪卡為她們的古茹。”（85）

***käméharirbhavati no yadasau vihäya
premādhikä api raho ramate tu tasyäm
itthaà vadantya iha samprati yä ruñäsyaü***

äléstudanti bahu nāvapi dūñayantiù (86)

***tä eva koöiguëitã virahe tvamuñyãù
premãgnivãðavaçikhãù paricãyayãmi
yãbhirbalãdupagatãdavalihyamãnãù
svapremadépadahanãyitam eva vidyũù (87)***

“朋友啊，施瑞•奎師那內心還有另外一個想法：‘憤怒的牧牛姑娘們說我滿是色欲，是因爲我離開她們去跟茹阿迪卡秘密玩耍。她們認爲自己愛我比聖茹阿迪卡更多，這令茹阿迪卡自己那組的拉麗塔和其他牧牛姑娘很難過。這些憤怒的牧牛姑娘們指摘茹阿迪卡和我的諸多過錯。于是，我決定向她們展示：當茹阿迪卡與我分離時，她的純愛火焰如何增長百萬倍。當茹阿迪卡感到如此的分離時，如果那些牧牛姑娘走她近，她們也會被這樣的火焰燒灼。如此，她們將能夠認識到，相比之下，她們自己的純愛之光如同一盞微不足道的油燈。’”（86-87）

***evaïca setsyati madépsitamaikyamãsãà
rãsãkhyanãöyamanu maëðalatãà gatãnãm
madhye mayã saha rucã tu virãjamãnã-
menãà vilokya na bhavedapi kãcidérñã (88)***

“當其他巴佳女孩看到茹阿姐在與我的分離中哭泣，他們會同情她。那時，她們所有人都會一起來找我，這正是我所願。最終，在茹阿莎之舞時，她們將圍成一圈跳舞，當她們看到我在中央時，她們便絲毫不覺妒忌，同茹阿迪卡一起在我身旁璀璨閃耀。”（88）

***kañöaà kadäpi sukhasampadudarkam eva
miträya mitramapi yacchati taddhitaiñi
tévräjjanairyadapi mürcchayati svadāñöi
mäyatyadyutimatéà kurute janastäm (89)***

“人們在塗了眼膏之後，眼睛都顯得明亮而美麗，即使那眼膏令他們有些不適。同樣道理，美好的祝願者給他們的朋友營造短暫的困難，最終却令朋友富有或快樂。即使我拋下茹阿姐一段時間，令她痛苦，但是當我們再次相聚時，她會體驗到最高的喜樂。”

***ityättayuktirurasä sarasaà vahan mää
gatvä padäni katicinmâdulapradeçe
aträsyatää kñäëamapéti nidhäya tatrai-
väste sma me nayanagocaratää jahat saù (90)***

“女神啊，當我的心上人正在這樣沉思時，他溫柔地托起我，背著我走了幾步。然後他把我放在一塊柔軟的地方，說道：‘我親愛的，請在這裏坐一會兒。’在那刻他消失了。”
(90)

***dāñtvä mamäti vikalatvamapästa dhairyyo
dätuà svadarçanamiñña yadä tadaiva
gopyaù sakhévitatayaçca sametya tä mat-
sandhukñäëe samayatanta nitäntataptäù (91)***

“朋友，當我摯愛的施瑞•奎師那看到我在與他分離而中的悲傷，他感到不安，并想要再次來到我跟前。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的女友們和其他牧牛姑娘來到了。她們看到我的痛苦極爲悲傷，并竭力安慰我。” (91)

***yaccävadhét punarariñöakäghavatsän
viçvadruhaù kapaöinémapi pütanää täm
doño na cäyamapi tüccataraiva viñëu-
çaktirharävajani sädhujanävanéyam (92)***

“施瑞•奎師那殺死公牛魔阿瑞士塔蘇茹阿，鸛魔巴卡

蘇茹阿，蛇魔阿嘎蘇茹阿，牛犢魔瓦特薩蘇茹阿，還有假扮的女魔普塔娜，這都沒有錯。殺死惡魔的，正是所有美德之人的保護者，主維施努的神聖能量，那種能量是在施瑞•奎師那之內。”



《永恒的主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4.8，13）中有云：

*svayaà bhagavānera karma nahe bhāra-haraēa
sthiti-kartā viñēuarena jagat-pālana
ataeva viñēu takhana kãñēera çarēre
viñēu-dvāre kãñēa kare asura-saàhāre*

消除宇宙的重負，不是至尊主奎師那的工作；相反，那是維繫者主維施努的工作。在主奎師那時，那正是存於奎師那體內的主維施努，真正殺死了惡魔。（92）

***nārāyaēna sadāçastanayastavāya-
mityāha yad vrajapurandaram eva gargaù
tatsākñībhūtamiha daityavadhādikarma
lokottaraà samudagād giridhāraēadi (93)***

“在施瑞•奎師那的取名儀式上，聖人嘎爾嘎查爾亞告

訴巴佳王聖南達：‘巴佳之王啊，你的兒子就如同主拿拉央那。’”



奎師那殺死惡魔，舉起哥瓦爾丹山，以及其它諸多神聖壯舉，都是這位聖人之語的明證。（93）

***kīica sphuratyayi yathā mama cetasēdaà
tenāpi nāpi kathitaà muni puigavena
nārāyaēo 'pyaghabhido nahi sāmyamasya
rūpairguëairmadhurimādibhiretumēñoe (94)***

“女神啊，在施瑞•奎師那的取名儀式上，聖人中的冠杰，嘎爾嘎牟尼，沒有說及主拿拉央那的形象、品質、甜美和其它特徵決不能等同於阿嘎魔的敵人—施瑞•奎師那。但是在我心意之中，自然而然就像那樣。”



《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āmāta-sindhu*》（1.2.59）中提及：

***siddhāntatastvabhede 'pi çrēçakāñēa-svarūpayou
rasenotkāñyate kāñēarūpameñā rasasthitiù***

從真理結論角度來看，聖拉珂施蜜的主拿拉央那，與主奎師那無異

無別。然而，從情悅角度來看，主奎師那的形象甚至迷惑了愛神丘比特的心意，而丘比特本人能够迷惑普通人的心意。這是由奎師那的四項獨特品質造就的：逍遙時光的甜美（*lélä-mādhurya*），純愛的甜美（*prema-mādhurya*），笛子的甜美（*veëu-mādhurya*）和形象的甜美（*rüpa-mādhurya*）。*（94）

*（1）逍遙時光的甜美（*lélä-mādhurya*）—主奎師那是各種令人驚訝的逍遙時光的上演者，其中茹阿莎·麗拉（情悅之舞）是最為迷人的；（2）純愛的甜美（*prema-mādhurya*）—具有無比甜美純愛的奉獻者圍繞著祂，這純愛發展到最高情感（瑪哈巴瓦）的階段；（3）笛子的甜美（*veëu-mādhurya*）—祂甜美甘露般的笛聲吸引了三界中每個人的心意；（4）形象的甜美（*rüpa-mādhurya*）—祂超凡的美麗令所有動的和不動的生物體為之驚訝。

***äkarëya karëaramaëéyatamäù priyâyä
väco hariù sarabhasaà punarabhyadhata
premokta eva khalu lakñitalakñäëo yaù
so 'yaà tvadäçrayaka eva mayädhyavodhi (95)***

施瑞•奎師那摯愛的聖茹阿迪卡的這番話，對祂的耳朵來說，是喜樂的甘露，令祂心花怒放。仍然假扮為天堂仙女的祂，以極強烈的好奇心說道：“茹阿姐，現在我得以全

然明白，唯獨你是那種你一直在解釋的純愛徵兆之庇護所。”（95）

***doñä api priyatamasya guëä yataù syu-
staddattakañöaçatamapyamâtäyate yat
tadduèkhaleçakaëikäpi yato na sahyä
tyaktvâtmadehamapi yaà na vihätuméñöe (96)***

***yo 'santamapyanupamaà mahimänamuccaiù
pratyäyatyānupadaà sahasä priyasya
premā sa eva tamimaà dadhaté tvam eva
rādhe çrutä khalumayaiva tathaiva dāñöä (97)***

“我親愛的女友，你已向我解釋了純愛的如下特徵：甚至是心上人的缺點都可以看作好品質；心上人造成的諸多麻煩都可能展現為甘露；具有純愛之人，哪怕是心上人感到絲毫困難，都無法忍受；具有純愛之人，即使他想放棄身體，都不能夠放棄；步步都感受到心上人前所未有的榮耀，哪怕是一無是處。茹阿姐，唯獨你具有這種純愛。早前，我曾在海瑪瓦提（Haimavati）的聚會聽到這些，今天我直接見證到了它。”（96-97）

***premé harirnahi bhavediti satyam eva
tacceñõitairanumime tamime vadanti
präëä mama tvadanutäpadavägnidagdhäu
sakhvastavätra nikhilä api yat pramäëam (98)***

“但是，朋友，我毫無疑問地告訴你，施瑞•奎師那沒有純愛。請明白這是真的。看到他的舉止之後，我斷定了這一點。你的女友們和你那燒光我生命之氣的強烈悲傷之火，足以為此作證。”（98）

***yacca tvayoktamidam eva manogataà mat-
preñõhasya tat tu vayamatra kathaà pratémaù
no tanmukhät tvamaçãëorna ca tasya sakhyu-
stau vä janunyahavatäà kva nu satyaväcau (99)***

“你對我說了在茹阿莎之舞時，他離開你的原因，但我如何能相信你說的話呢？你既沒有從他的口中，也沒有從他朋友的口中聽到那番話。并且即使你真的從他們那裡聽見了，那又如何？他們任何一個在生命中可曾說過一句真話？”（99）

yarhyeva yadyadayi matpriyacetasi syät

***tarhyeva tattadakhilāḥ sahasaiva vedmi
rādhe viduñyasi kimacyutayogaçāstrāḥ
çaknoñi yena parakāyamaṇāḥ praveñōum (100)***

聖茹阿迪卡于是說道：“朋友，當我心上人施瑞•奎師那心中的情感一浮現時，我全都意識到。”

對此，仙女回答道：“茹阿姐，你讀過描繪與阿丘塔相會之法的經典嗎？—即描述如何能夠進入施瑞•奎師那身體和心意的阿丘塔瑜伽（acyuta-yoga）經典。”（100）

***devējano 'sya viratācyutayogasiddhi-
vyagrastathā kathamaho vata manuñé syām
yat pācchasédamayi vaktumaçeñaméç
ced viçvasiñyaparathā tu kathā vāthaiva (101)***

聖茹阿姐回答：“你是天堂仙女，因此你總是渴望培養阿丘塔瑜伽的完美。我只是個凡人，我怎能跟你一樣？你在問我，我如何能夠明白我心上人的心意嗎？如果你相信我說的都是真的，我將告訴你一切；否則，我為何要浪費唇舌？”（101）

pratyāyane 'sti yadi yuktiratiprabhāvāḥ

***kiävãli te kathamidaà na vayaà pratémaù
no cet priyastava guëärëava eva kintu
premé bhavedayamidantu mataà tavaiva (102)***

聽到這番話，仙女回答道：“茹阿姐啊，如果你能以邏輯說服我，如果你能喚醒我的信心，那麼我爲什麼不相信妳呢？沒錯，你的心上人施瑞•奎師那是好品質之洋，但是，只有妳自己認爲他具有純愛。”（102）

***preñõhaù paro bhavati tasya mano na budhya
ityeva bhätyanubhavãdhvani hanta yasyäù
saivocyatãà nu parakäyamanaù praveça-
vidyãvatëti parihäsavidã tvayãdya (103)***

聖茹阿迪卡說道：“我親愛的女友，你的玩笑至爲聰慧。你說你熟知進入心上人或其他任何人身體和心意的技藝，但現在你正在意識到，實際上，你不能理解你心上人的心意。”（103）

***rãdhe! tadã vilapitaà kimiti tvayoccair-
jãtvã hãdasya sukhinë katham eva nãbhüù
satyaà bravëñyapi tu devyavadhehi käpi***

çaktirvivekabhidabhüttadadarçanasya (104)

仙女說道：“茹阿姐啊，若妳明白妳心上人施瑞•奎師那的心意和內心，為何當他離開你後，你悲傷地放聲大哭？如果妳明白他的心，為何妳變得不開心？”

聖茹阿迪卡回答：“女神，你的觀點沒錯，但請仔細傾聽。我真的明白施瑞•奎師那的心，但是，當我與他分離，仍然會升起一種難以形容的能量，淹沒了我。這能量偷走我所有的辨別力，令我失去知覺，以及心意和身體的所有意識。”（104）

tvaà vetsi tanmana ihästu na me vivädo

gändharvike! tava manaù sa hi veda no vä

vedeti kià bhaëasi bhòù çãëu yadrahasyà

tattvaà tvayä yadabhavaà taralékãtaiva (105)

假扮成仙女的施瑞•奎師那說道：“甘達薇卡，我不是懷疑你是否明白奎師那的心意；相反，我想知道他是否明白妳的心意。”

聖茹阿迪卡回答：“然而，女友，你問過奎師那是否明白我的心意嗎？聽著，我會告訴你個中秘密。一般都不可能說及此事，但是今天我會向你揭示一切，因為你的純愛

令我無法平靜。”（105）

***rādhe! jano 'yamayi yat taralékāto 'bhüt
premnā tvayaiva tadapācchamidaà svadhārñōyam
çuçrũñate çravaëamasya yathā rahasyaà
vaktuà tathārhasi na gopaya kīcanāpi (106)***

“茹阿姐，”仙女說道，“我已經表達過，我渴望聽聽這件事背後的秘密，並且在這樣做時，我暴露了我的蠻橫。因為妳的愛令我熱望去聆聽，所以我才問妳此事。我明白這是最機密的，但是，認認真真地把一切都告訴你熱切的朋友，這樣最合適；拒絕講述這一信息，是不合適的。”（106）

***anyonyacittaviduñau nu parasparātma-
nityasthiteriti nāñu prathitau yadävām
taccapacārikamaho dvitayatvam eva
naikasya sambhavati karhicidātmano nau (107)***

聖茹阿迪卡于是說：“一般人說‘茹阿姐和奎師那恒常處于對方的內心，正是這個原因，他們明白彼此的心意。’實際上，真正的真相是這樣的：我們是一個靈魂。一個靈魂

變成兩個靈魂是不可能的。”（107）

***ekātmanéha rasapürëatame 'tyagädhe
ekäsusaigrathitam eva tanudvayaà nau
kasyiàçcidekasaraséva cakäsadeka-
nälotthamabjayugalaà khalu nélapétam (108)***

“湖中兩朵蓮花，一朵藍的和一朵黃的，可能自一根莖上開花。以同樣的方式，我們兩個身體，一個藍的和一個黃的，連接成一個生命。他們是由最高情悅組成的單一至高至深的靈魂。就身體而言，我們是分開的；但是就本質而言，我們是一體。奎師那天性喜樂（*ananda*），我天性快樂（*hladini*）。正如火與其燃燒的能量是一體，在能量（*sakti*）和能量的擁有者（*saktiman*）之間沒有差異。”

“把我們看作人和他的能量時，我們彼此無法區分，但爲了情悅（*rasa*）的緣故，我們分開顯現爲茹阿姐和奎師那的形象。沒有逍遙時光，我們就無法品味彼此；沒有形象，我們就無法進行逍遙時光。”



心裡緊記這個真理，《Çré Gopāla-campü》（*Pürva-campü*15.9）有云：

*imau gauriçyāmau manasi viparértau bahirapi
sphurrattadvadvastrāviti budhajanairniçcitamidam
sa ko 'pyacchapremä vilasadubhayasphürtikatayä
dadhanmürtébhäva pãthagapãthagapyävirudabhüt*

這個詩節（選自《Çré Gopäla-campü》）的意思是：施瑞•奎師那全然處于聖茹阿妲內心，聖茹阿妲也全然處于施瑞•奎師那內心。聖茹阿迪卡穿著藍黑（çyāma）色的衣服，即奎師那的膚色，奎師那穿著黃色的外衣（pétāmbara），即茹阿迪卡的膚色。看到這些，精于哲學結論的學者們確定，這種不可能以言語來描述的純粹奉愛（沛瑪prema），展示為兩個不同的形象。而且，為了上演迷人的逍遙時光，這兩個形象既不同又無不同（即一即異）。

在《永恒的主柴坦亞經》（初篇逍遙 4.55, 56）中說道：

*rādhā kãñëa-praëaya-vikâtir-hlādiné-çaktir-asmäd
ekätmänäv api bhuvî purä deha-bhedaà gatau tau
rādhā-kãñëa eka ätmä, dué deha dhari'
anyonye viläse rasa äsvädana kari'*

“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純愛（kãñëa-prema）所轉化的特別形象，她是最濃烈狀態中的奎師那純愛。她是奎師那愛意嬉戲逍遙時光的喜樂賜予能量（hlādiné-çakti）。儘管聖茹阿妲和聖奎師那是

單一靈魂，但爲了在哥樓卡-溫達文上演祂們永恆的愛意逍遙時光，祂們展現爲兩個分開的身體。”（108）

***yat snehapürabhâtabhâjanaräjitaika-
varttyagravarttyamaladépayugaà cakästi
tacetaretaratamo 'panudat parokña-
mänandayedakhilapärçvagatäu sadäléù (109)***

“充滿油的容器中有根燈芯，從兩端點亮它，兩個火苗在兩個方向驅散黑暗。同樣地，我們的兩個身體也結合一起爲單一靈魂，摧毀了對方悲傷的黑暗，并且也給與我們在一起的牧牛女友們帶來快樂。”（109）

***yadyäpated virahamäruta etadätta-
kampaà bhaved yugapadeva bhajecca mürçchäm
vyagrä sadälyatha tadävaraëe yateta
tat susthayecca sukhasadmagataà vidhäya (110)***

“朋友，當與對方的分離之風吹動時，我們兩個身體的火苗在震顫，并同時雙雙暈倒。牧牛女友們，她們全都是行家，焦慮地竭力阻止這吹動的風。她們安排我們在對方的陪伴下，進入快樂之屋，以此消除我們所有的悲傷，恢

復我們平和的狀態。”（110）

***sandarçitaà tadidamadya rahasyaratnaà
svasvāntasampuōavaraà sphuōamudghaōayya
sandehasantamasahāri tavāstu bhavye
hādyeva dhāryyamaniçāà na bahiù prakāçyam (111)***

“吉祥的人兒（Kalyāēi）啊，今天我完全打開了我心中最珍貴的寶盒，向你展示最秘密的純愛珍寶。願它完全消除你疑惑的黑暗。恒常把它保存在你心裏，永遠不要把它揭示給任何人。”（111）

***kāñēo jagāda sakhi! yad yadidaà tvayoktaà
tattat sayuktikamadhārayam eva sarvam
cetastu me çāōhamaho haōhavarttyavaçyāà
tatte parékñitumihecchati kià karomi (112)***

天堂仙女（施瑞•奎師那）說：“我的朋友，妳對我說的一切，我已清楚明白，我會把它保存在心裏。但是我這狡猾的心意渴望測試妳話語的真實性。我怎能停止這樣呢？”（112）

***tvaà varttase 'tra sa tu sãmpratamãtmatãta
gehe kadãcidavanãya gavãà vane 'pi
ãtmaikyamãli yuvayoryadiha pratãma-
stat kiã parãkñããamãte samupaiti siddhim (113)***

“朋友，你坐在這裏時，你的心上人施瑞•奎師那可能在他父親的家裏，或者在森林牧牛。我真的相信你們是兩個身體中的一個靈魂，但只有透過測試才能真的得到證實。”（113）

***yaiva smãtiù sumukhi! yasya yathã yadã te
saivãsya ced bhavati tarhi tathã tadaiva
pratyakñam eva yadi tãà kalayãmi sampra-
tyatraiva vã sakhi tadaiva dadhe pratãtim (114)***

“噢，美麗臉龐的人兒（Sumukhi），如果現在，就在這個地方，我直接觀察到奎師那瞬間準確地明白妳的所想，那麼，朋友啊，我的信心將會變得堅定。”（114）

***dũre 'thavã nikaõa eva sa te priyau syã-
dehãha satvaramiti smãtamãtra eva
ãyãti cet tava samakñamayaà tadã vã***

mätmaikyamityavagamo dhinuyät sadä mäm (115)

“無論你的心上人在附近還是在遠方，只是想著他，并這樣冥想：‘請快點來這裏吧。’當我看到他在這裏出現在妳面前時，我會高興地堅決接受你們兩個結合成一個靈魂。”
(115)

***vighnaù kvacit tu gurunighnatayäpi daiväd-
daityägamädapi kutaçcana väpihetou
anyonyamapyatanu väà smarato yadi syä-
nno saìgatistadiha nästitamäà vivädaù (116)***

“然而，如果你們兩個全然專注于想著對方，但却因爲產生的阻礙而不能見面，比如惡魔突襲或你不得不遵從長輩的命令。對此，我不會說任何話。” (116)

***yadyapyamuà gurupure sakhi saìkucanté
naivähvayasyabhisarasyata eva düram
kiiçaikadäpi na tadägamaméhase tvaà
svärthantvidantu nitaräà madiräkñi vidmaù (117)***

kãñëapriye sakhi! tadapyadhunä mamänu-

***rodhādamuà smara sa etu sukhaà tanotu
nātrāsti te gurujanāgamanāvakāṣo
matsaàçayotthamapi khedamapākarotu (118)***

“女友啊，你具有迷人的雙眸（Madiraksi），我深知你受家中長輩的限制，出于對他們的懼怕，你不能喊施瑞•奎師那來你這裏。你跟他在離家很遠的地方相會；你從不爲了自己的快樂，而期望他來看你。”

“但是現在，我親愛的朋友，施瑞•奎師那的摯愛啊，就請應我所求憶念他一次吧。如果他出現在這兒，我會滿心歡喜，尤其是因為沒有理由懷疑你長者的到來。請勿猶豫，消除我的這個痛苦疑問吧。”（117-118）

***ityarthitā sarabhasaà vāñabhānukanyā
sanyāyamāha naya mā hasanáyatāà mām
brūñe yathaiva karavāëi tathaiva no cet
premaiva dhāsyati rujaà ciramāttalajjaù (119)***

聖維沙巴努王親密鍾愛的女兒，聖茹阿迪卡，適當考慮了仙女的請求，說道：“朋友，不要讓我成爲笑柄。如果我無法滿足你的請求，我將爲我的純愛而感到羞耻，如此我將永遠痛苦。”（119）

**våndärakeòya! bhagavan! mad-abhéñöa-deva!
çrébhäskara! trijagadéknäëasaukhyadäyin
matsarvakämada! kåpämaya! padminéça!
satyänätädyakhilasäkñitayä pratéta (120)**

**gåndharvikägiridharau bhavataù sadaikä-
tmänävitéyamanätä na yadi prathästi
sampratyasau giridharo 'tra tadädadäno
mannetrayoù paricayaà svamude 'bhyudetu (121)**

“半神人崇拜的主啊，賜予所有三界衆生快樂的主啊，
滿足我所有願望的主啊，仁慈之人啊，帕德米尼薩
（Padminéça）啊，所有真假的見證者啊，我崇拜的主啊，
至尊的太陽神（Süryadeva）啊，人們說‘茹阿姐和奎師那恒
常爲一個靈魂’，若他們說的是真理，願施瑞•奎師那直接
顯現在我眼前，如此給我的親密同遊帶來歡樂。”（120-121）

**uktvedameva väñabhänusutätmakäntaà
dhyätuà samärabhata mélitānetrayugmä
sä yoginéva viniruddhahãñékavätti-
räste sma yävadavikhaëòitamaunamudrä (122)**

**tāvadvihāya sahasaiva hariù sa yoñi-
dveçà sakhéù svamakhiläù paricinvatéstäù
bhrusaàjjāyaiva vidadhannijapakñāpāte
cumban priyāà muhuravāritamälilīga (123)**

這樣說著，維沙巴努之女聖茹阿迪卡閉上眼睛，并冥想她的戀人，施瑞•奎師那。她像瑜伽師一樣坐下來，抑制她的感官功能，靜默不語。

施瑞•奎師那立刻除去偽裝，如此向其他牧牛女友揭示了祂的身份。祂以眼色傳達了渴望她們與祂一起玩，然後祂擁抱了心愛的聖茹阿迪卡，并開始無拘無束地再三親吻她。（122-123）

**romäicitākhilatanurgaladaçrusiktä
dhyänägataà tamavavudhya bahirvilokya
änandalénahādayä khalu satyam eva
yoginyarājata niraijanadāñöireñä (124)**

聖茹阿迪卡的整個身體開始毛髮直豎，歡樂的泪水從眼中流出。在冥想中她明白摯愛的施瑞•奎師那來了，立刻睜開了眼睛。看到面前的奎師那，她沉浸在狂喜之洋中。

聖茹阿迪卡看上去如同直接見到梵的瑜伽師。她雙眼流出的泪水沖走了她的眼膏。

***saàjjää kñäëädalabhatätha paöäicalena
vaktraà pidhäya sudågätanute sma lajjäm
taà präha saiva lalitä kimaho viläsi-
nnägä alakñitamihä tvamatéva citram (125)***

過了一會兒，雙眸秀麗的聖茹阿迪卡恢復知覺，并害羞地用外衣的末端遮住臉龐。聖拉麗塔對多情戀人中的冠杰—施瑞•奎師那說：“噢，愛玩的人，最令人驚訝的是，你不為人知地來到了這裏。”（125）

***antaùpure kulavadhükulamättragamyè
çakto na yatra pavano 'pi haöhät praveñöum
tatreti yastu gatabhéù puruñàù sa eña
gaëyo 'ti sähasika-çekhara eka eva (126)***

“只有家中的女人才准許進入屋子裡的這個私密內室。甚至風都刮不到這裏。膽敢無所畏懼來到這兒的男人，定時有膽量之人中的冠杰。”（126）

***taträpi madvidhasakhéjanapälitâyüù
sädhvékuläplavanakérttisuräpagâyüù
snätvaiva mitrayajanäya kätäsanâyä-
staà dhyätum eva vinimélicalocanâyüù (127)***

***aigaà balät spâçasi yadvâñabhänuputryä
devät tato dinapaterapi no vibheñi
na tvaà kimatra gaëayiñyasi lokadharmau
lajjä tu keyamiti nahi paryyacaiñëù (128)***

“即使由衆多像我一樣强悍的女友不斷保護著她，你仍
強行觸碰了維沙巴努王之女聖茹阿迪卡的身體。她的名聲
如同聖河曼達奎尼（Mandäkiné），貞潔的女人在這河中，
以聆聽和唱頌等淨化來進行沐浴儀式。換言之，她是貞潔
女人中的最佳者。甚至阿閏姐緹（Arundhaté）也渴望得到
她的貞潔。”

“聖茹阿迪卡沐浴後，緊閉雙眼坐下崇拜太陽神
（Mitradeva）。亦即，藉口崇拜太陽神，她冥想著要滿足
她最摯愛的施瑞•奎師那。你不知道羞耻的含義。你不怕太
陽神嗎？你不顧全社會禮儀和道德品行嗎？”（127-128）

tanmädhavädya tava diñöamahaà stuve ya-

däryyā gāhe nahi näpi patiù sa kopé
sakhyo 'balä vayamaho karaväma kià te
bhadreä lampaöavara tvamito 'vito 'bhüù (129)

“噢，瑪達瓦，我贊美你的好運，聖茹阿迪卡的婆婆佳提拉（Jatila）和她憤怒的丈夫不在家，我們這些女友不過是虛弱無力的女人，我們怎能與你對抗？衆浪蕩子中的翹楚啊，今天，藉由好運，你巧妙地保護自己躲過了這一劫。”



聖拉麗塔的話全都是反話，她真正的意思是：“噢，奎師那，聖茹阿迪卡的婆婆佳提拉和憤怒的丈夫都不在家，我是她的朋友，由于我總是希望她快樂，那麼請無所畏懼地同我的朋友茹阿迪卡玩樂吧。”（129）

kāñño 'bravét kamapi naiva dadhāmi mantuà
goçälacatvaramanuçritakhelano 'ham
daivät samasmaramimämatha sadya eva
daivena kenacidivāgamito 'pyabhüvam (130)

施瑞•奎師那回答：“拉麗塔，所發生的事非我之罪，當我突然想起聖茹阿迪卡時，我正在牛棚的院中玩耍，然後某個半神人立刻把我帶到了這裏。”（130）

***rādhābhyadhata lalite! kva nu varttate 'sau
devé pratétimupayāti vilokya no vā
devé tu dévyati dāṣaiva gatādhireta
ddhāmāntaratra mudamātanute tato naù (131)***

聖茹阿迪卡說：“我親愛的朋友拉麗塔，施瑞•奎師那來到這裏，只是由於我憶念他。但是那個天堂仙女去了哪里？目睹這一切，她相信我了嗎？”

拉麗塔回答：“當仙女看到你們兩個相見，她所有的疑惑都消失了，心中的苦悶也消散了，她在裏面，正為我們的歡樂做些安排。”（131）

***devéti kàà bhaëasi tää paricāyayātre-
tyuktvä sakhéà harirathābruvadabruväääm
àà jīātamadya lalite khalu dhūrttatā vo
vyakteyataiva samayena vabhūva diñōyā (132)***

施瑞•奎師那說：“請把我介紹給這位天堂仙女。”當拉麗塔沒有回答時，祂說：“啊，現在我明白了，藉由好運，我現在明白了你的滑頭。”（132）

***käpyatra siddhavanitā kimu khecaré vā
devé sameti tata eva gāhétavidyā
māmatyaçyamiyamātmavaçe vidhāya
dāséyati pratidinaà prasabhaà prakāñya (133)***

“某個身賦超自然能力的年輕女能手，或某個天上女半神人，一定來到了你的家，你的朋友茹阿迪卡一定從她那裏學了某個超自然的曼陀。現在她令我虛弱和無助，雖然我不受控于任何人。每天她都強而有力地吸引著我，想讓我成爲她的僕人。”（133）

***saivādya mahyamapi kaïcana mantram ekaà
rādhe dadātu bhava bhāvini me sahāyā
çīñyaà tvam eva kuru māmathavā prapanna-
mutkaëöhitaà rahasi kutracanāpi nétvā (134)***

“噢，美麗的人兒（Bhāviné），噢，聖茹阿姐，請讓這個仙女也給我一個曼陀吧。我渴望皈依妳。請帶我到一個僻靜之地，讓我成爲你的門徒吧。”（134）

***vaàçyeva räjatitamämatisiddhavidyā
säikaà tavānayati sädhusatèu purastrèu***

täicäpi corayasi yarhi tadä gatirme

kä syädato nahi tayäpi sadärthasiddhiù (135)

聖茹阿迪卡說道：“在你手中握著你那閃亮的笛子，它具有超自然能力，能够吸引最貞潔的年輕已婚女人來滿足你的願望。你爲何還需要其它曼陀？”

“這笛子無法總是完成使命，” 施瑞•奎師那回答。“當你們這些人偷走它時，它怎麼能够幫我？”（135）

devé hriyà tava gähántarihästi lénä

tväm eva mantramupadekñyati sä kathaà vä

utkaëöhase tadapi cet praviça svayaà bhòù

sä cet dayeta bhavitä eva käryyasiddhiù (136)

拉麗塔回答：“噢，奎師那，當天堂仙女看到你，她變得害羞，因此藏到了屋內。她爲什麼要教你曼陀？如果你如此迫切，就進去屋內吧。若仙女仁慈，她肯定會滿足你的願望。”（136）

ityacyute viçati veçma jagäda rädhä

kià tattvamatra sakhi! mäà vada saàçayänäm

rädhe! na saikuca cala praviçämi tasyäù

sakhyāstavātra hariëä kalayāmi saigam (137)

聽聞此話，施瑞•奎師那進入屋內。聖茹阿迪卡問道：“拉麗塔，你在做什麼？明白地告訴我。我不知道在做些什麼，但我有懷疑。”

拉麗塔回答：“我的朋友茹阿姐，不要猶疑。讓我進入屋內，看看你的朋友與施瑞•奎師那見面。”（137）

äléñu mandahasitāmātavarñiëéñu

kāñëoktipäövamathabhinat taduptam

hādvapramanvadhita tarkatarustato 'syä

āddhaù phalaà bahurasaà nikhilāvavodham (138)

其後，施瑞•奎師那巧妙的話語在聖茹阿迪卡心田裏播種。聖拉麗塔和其他牧牛女友一群人的甜美笑聲之雲朵給它灌溉，令它發芽，長成了一棵知識之樹，并結出充滿情悅的果實。



施瑞•奎師那機靈的話語，如同女半神人賜予的曼陀一樣有力，令聖茹阿迪卡滿腹疑惑。這些疑惑隨著女友們的笑聲而加重。然而，仔細沉思所發生的事情之後，她恍然大悟，滿心歡喜地知道，她遇見的是比她自己百萬個生命更加珍愛的施瑞•奎師那。（138）

***antardadhe bahiragādathavātradevé
tanmārgaëya taditastvarayā prayāmaù
vidyāà tvam eva sakhi! tāmupadiçya kãñëa-
mānandayeti sahasā niragustadālyau (139)***

聖拉麗塔說道：“看起來那位仙女已從這個地方消失了，或者去了外面。我們立即出去找她吧。噢，朋友茹阿姐，請傳授曼陀知識給施瑞•奎師那，令他開心吧。”於是，牧牛女友們迅速離開了。（139）

***tat premasampuōagatairbahukeliratnai-
stau maëditāvajayatāà ratikāntakoöèù
santo 'pi yat çravaëa-kértana-cintanādyai-
stau präptumunnatamudaù satataà jayanti (140)***

施瑞•茹阿姐和施瑞•奎師那從純愛的寶盒裏，以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之珠寶來裝扮自己，以此擊敗了百萬個丘比特。這并不令人驚訝。聖潔的奉獻者們聽到和唱頌這些超然愛戀逍遙的珍寶，并冥想它們，從而獲得對聖茹阿姐-奎師那蓮花足的服務。如此，他們得到至尊的喜樂，恒常征服了色欲。

人們品嚐過超然逍遙時光的情悅之後，世俗享樂的欲望便無法留存在內心。于是內心和心意恒常沉浸于品味這樣的情悅，與身體和感官相關的想法毫無立足之地。（140）

***ñāöçünyaåtvavanibhirgäite tapasye
çréüpaväðmadhurimämåtāpānapuñöäù
rādhāgirēndradharayoù sarasastaöänte
tat prema-samapuöamavindata ko 'pi kävyam (141)***

iti çréçréprema-sampuöäù sampürëäù

這首題為《超然純愛寶盒》，有關聖茹阿姐-奎師那的詩，于薩卡達1606年（公元1684年）的帕古那（Phalguna）月顯現在茹阿姐聖湖和夏瑪聖湖的岸邊，由一位藉由啜飲聖茹帕•哥斯瓦米甜美甘露之語，得到全然滋養的人所作。

如此結束了《超然純愛寶盒》。



這裏，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出于謙卑而沒有揭示他自己的名字。

如此結束聖巴克提韋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瑪哈拉杰
對
聖維施瓦納特•查誇瓦提•塔庫的《超然純愛寶盒》的
揭示超然內在情感的評注*bhävānuvāda*。



高迪亞•韋丹塔出版社